

刊叢學文

線 航

汀 沙

社版出活生化文

100831  
~~100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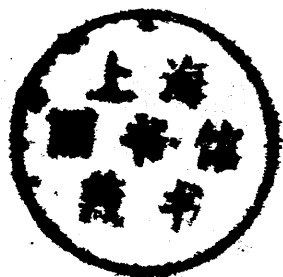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0125B

857-63  
3131-6

線 航  
打 沙



上海圖書館藏書



~~1168490~~

## 前記

這里編集的十篇小說，都是曾經收在我第一本小說集里發表過的。也許是因爲自己底性情富於保守的原故，比起我近年的作品來，我對這幾篇東西倒特別感覺親切一些。

我開始寫作於一九三一年。在這以前的一兩年間，我完全過的是灰色的墮落生活。我終天把自己關在開北一間破後樓里，便是熱天也不肯輕易出門一步，簡直像耗子一樣。這甚至養成我現在喜歡赤了腳攔在台子上呆想的習慣。

但自然，和我的同輩青年人一樣，我也有感情，也不知高低地關心着我們這民族底悲苦的命數，可是卻不知道應當怎樣去幹。那時候新的拼爭正重新激發着我們，但同時也叫我們手足無措了。

後來我試想從事創作。我覺得這在我的脾味適合一點。但還未動筆，懷疑來了。我不相信我會有這項才能。因為對於文學雖然從來就十分貧乏，但一晌我是連信也懶得寫的。當還在學校里的時期，每逢考試，我總臨時向同學勻借筆墨。我和艾蕪的偶然相遇救了我。我們互相壯着膽動手了。

那時候是夏天，到了初冬，我們便各人寄了一兩篇習作去向一位前輩請教。我們求他指示，是繼續寫下去呢，不然好另外打算門徑。在當時這真像一種孳生命冒險的舉動。但很快地，回信來了，說是可以寫作，并賜給我們許多很可寶貴的意見。這事是將使我們永遠懷着感激之念來記憶的。

這本集子我在一年前就想校改重印。但幾次的交涉，通都失敗了。因此，末了，我在這裏特別感謝巴金先生肯給我一個出版機會的好意。

# 目錄

航線	一
漢奸	一九
我「做廣告的」表兄的信	三三
平平常常的故事	四七
撤退	六一
碼頭上	七三
恐怖	八九
螢兒	一〇一
沒有料到的榮譽	一一九

004397

1

風波……………一三七

## 航線

鼓動着鋼鐵的脈搏，噴着氣，船朝前進行。

在這以上，溯石門灘瞿塘上去，急流，夾江的峭壁做成的陰影，神匪，真使人憂鬱，嚇怕；船好像在深谷裏航行。那些被歷史的軸牽動着的漢子，頭纏紅布，穿着打結搭的爛褲子，站在岩石上，山坡上，翹起脚尖叫吼。他們可並不如傳說一般，涉水如履平地，揮刀頭落，而且那餓縮了的身體，的確確曾爲護船的洋兵所洞穿。

現在，是沒有急流，陰影和神匪了，河岸展開着，彷彿天都寬了好多。

在鉛色的天底下，田野，村落，狂奔的犬，幻燈似的掠過去了。這些，也正和中國任何一處內地相似，蕭索，荒廢，陽光都洗不掉的陰鬱。然而，人們却向黃色的江岸呆視着，疲倦的眼是那麼深，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叢中，在那潮濕的泥土裏，在這衰老



荒涼的外表下面，是跳動着新鮮的脈搏一般。他們過一分鐘鬆一口氣，而猜想未來的一秒一刻會碰着的奇蹟。

常岸上高架着的木牌，正對面奔過來的時候，客人們都把頭伸過船舷，連不識字的也睜大眼睛，推開別人的頭和肩膀。

『那不是麼？！』

『往這邊看過去呀，瞎子！』

在甲板上，那些雜色客人的雜色談話開始了。他們是那樣近乎鬱悶的莊嚴，不住地，擊那響遍全中國全世界的傳說，使自己吃驚，嘆氣，神往。有的坐着。有的靠在欄干上。有的背靠緊壁坐在舖位上。

那個高長長的湖北佬，繃着眉頭，頸子一偏，打斷誰的談話，說：

『你佬是那裏聽來的啊，神話！比峽裏的呢，是兇。搶船麼，那也看。前頭，四川連的槍確實被搶了，在城陵磯。打了三天三夜。上海有走線。可是就因為有槍囉！好打出來。』

裏邊也難活呢。」

立在三等艙門口的包袱客，正在和一個學生爭嚷着，這時，他突然掉轉頭，叫道：「聽啦！我說鬧不好罷，田也分了，還是沒吃的。」

「我是說鹽這些東西啊。米麼，倒便宜，規定了的，幾百錢一斗。可是鹽，比人參貴。軍隊給堵斷了呀，通不過。也有膽大的偷去賣，賺錢呢。」

「也給價麼？可以去啦？恐怕不能運多少罷？」負販熱心地問。

一個老頭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煙斗，嚷道，「鬧不好的！誰也鬧不好！」於是急急忙忙地裝好煙，站起來，「怎鬧得好？人還沒死夠哩！」他沖氣似地，跑往船尾去了。

西崽拿着大洋盤，從冰箱邊轉過來，罵道，「死尸沒帶眼麼？」挺起胸，上最高的一層樓上去了；老頭兒憤憤地，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後身。

在上甲板上，欄干的周圍排好了鋼板，外國水兵架着機關槍。一個背着槍的洋兵，啣着大煙斗，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香賓酒在玻璃盅裏堆着花，大餐間裏的紳士

們，是忘掉了脚下蕩動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

那個由宜昌上船的中國兵士，把小小的腦袋伸向樓口望了一望，又趕快縮回來，喃喃着，『媽的！真比我們團長還穿得闊！』

他退回船尾去，坐下在廁所的門階上。然後分開兩腿，手攔在膝蓋上去，向人衆瞥了兩眼，吐一口痰沫，他自言自語起來：

『樣子倒滿神氣，拏上去試試看！』

許多頭朝他轉過來，於是，他兩脚一張一合地，談起那冒着火焰的惡戰來，誇耀着自己和敵人，不把洋兵攔在眼裏。

『我打十幾年仗了，真沒見過婆娘些褲兒搭在肩頭上，撲過河來那個你，娃兒些——老頭子，笑麼？不是好吃的果兒啊！手段，手段！甚麼都幹得出來；所以凶啦！是那些洋盤麼，哈哈！』

女人們垂下頭去，拏奶子往小孩子嘴裏塞，嘆氣了。一個中年人拍着大腿，腰肢

一仰一屈地說：

「咪世道呵！——不亂往那裏跑！」

「往那裏跑？今天要，明天要，人要光了，錢要光了就跑啦！原先是這樣麼？那篇書上寫得有只扁不吃倒對啦！」一種啞聲接着說。

「你像也贊成呀？老哥？」兵士偏着頸子問。

「甚麼……我說——你胡扯……」

兵士拍着膝頭大笑起來。有誰喃喃道：

「這年歲，少開口啊！」

兵士突然止住了笑，眼睛幾眨，不服氣地嚷道：

「你怕我賣他麼？笑話問清楚看這些人都是麼……哼！眼睛放亮點！」

「啊，啊，那裏！」有人害怕耍橫，勸解着；「褲帶都鬆了呀！不給吃麼？」

一提到肚皮的事，各人都馬上感到腸胃的空虛了，有的談起食物的便宜和味

道，有的望着洋廚房出神，發氣，有的跑往下艙的廚房裏去了。

那個瘦小的火食老板，他底眼睛已經被長年的油煙弄眯睃了。他拏二指頭摠了一下鬍子上的清鼻涕，又捏起竹筒，在大木桶裏攪起來，給泥混的江水「打礮」。胖子下手正弓着腰在小衣襟上對付跳蚤。火夫坐在米口袋上出神。廚房裏的空氣是比饑餓着的肚皮閒散。

擁下來的客人們氣餒了。他們吞了一下口水，就齊聲抱怨起來。

「喂！大師父！快餓過性了喲！」

「好讓你少吃啦！——算盤沒打盡了！」

老板把攪着的竹筒停住了。眨了眨眼睛，他氣兇兇地吼道：

「快了麼？你看喉嚨裏都撐出手來了！」

「快了！快了！」胖子收拾了一下衣裳，心平氣和地回答。他開始在鍋裏動着湯瓢，接着，盛了一點湯起來，把下巴伸出一大步，用一種很仔細的神氣去喝着，然後，拏圍

裙措了措，那嘴接觸過的部分，「好了！再一股火就好了！」他想竭力安慰那些餓燥了的靈魂，好像這是他底義務似的。

一種粗大的燥音叫道：

「不要催！他會把洗碗水給你吃哩！」

胖子向那嘍叻的人瞟了一眼，打了個呵欠，兩隻手撐上腰，把臉掉到船舷外面去了。

風絞着煙，水花和岸上的泥土。在一簇屋子的高處，一片惹眼的紅色奔過去了，遠些，有一大堆人攢動着。船顛簸着，發出一種張惶失措的叫聲，彷彿牠正被神祕的兩岸扼殺着一般。

「看！那是甚麼呀！」有誰突然直瞪住岸上，叫起來。

「總是開會呀！不要鬧！」

「啊，啣，啣我的天公！」

「客人些查票了！」

樓口傳下來的聲音使大家靜默了。但是過了一分鐘，咕咕咕咕的抱怨展開來：

「怎麼？又要查呀！」

「簡直像犯人囉！」

一個頭頂發亮的老頭兒，把吊在褲腰上的烟盒子打開，取出船票，揮着手，嚷道：

「這是假的吶？假的吶！——怕他查！」

帶着嘍叨和空空的肚皮，客人終於懶妥妥地望樓上擁去，那神情，恰像久未得食的災民了。

胖子輕輕地鬆了一口氣，笑了。火夫在灶門邊上煤。老板抱了大土碗，往一片木板上安置着；他用圍裙揩了揩眼睛，想着跑到自己火艙隔壁的屋子裏去了，一會又笑着出來，很當心地把門挪好，一面嚷道：

「爽性點！查完就開！」

沒有誰回答他的話，都一聲不響地在工作着。於是，他自己也動起手來，拏湯瓢挑鬆了瓦盆子裏的豆芽，然後往每一只土碗裏分散。

油煙子給人帶來了噴嚏和眼淚。浪花不住地從窗口跳進來。一遇着大浪，排列好的碗就互相撞碰着，發出尖銳的聲音。

樓梯上有繁密的脚步聲傳來。

「快點！又下來摧命來了！」

可是，等老板掉過臉去，他馬上噤住了，兩隻手無力地垂下，那握在手裏的湯瓢，不知道是放下的好，還是捏住的好，他底臉更瘦小，眼睛也更眯睜了。

茶房們拌着鬼臉。船主和買辦說的話，廚子很難懂的。那個說洋話的中國人，腦袋一動，帶了兩個侍者，到廚師的屋子裏去了。

「船主……」老板的舌頭好像僵硬了。他又轉向留在外面的茶房，聲音顫抖地說，「一碗把酒敬得起……！」



可是，他們只能替他流汗水。

兩個黃魚筆直地站在船主面前了，枯黃的手指弄着鈕扣和領子，他們的面孔黃緇，忸怩，從藍布大褂家造鞋子發出泥土氣和魚腥氣。

『買辦……你老人家……』老板喃喃着。

『我作不到主呀！』買辦拏肥下巴指着洋人，嚷。

一羣人給船主做了大尾巴，劈劈拍拍地拖上樓去了。

老板甩着手吵嚷起來：

『我曉得有人壞我，對的——暗害我呀！』

他滿以為，一生纏不清的債賬，一生油煙裏的生活，在這一次的冒險當中總可以結束了，於是，靠着兒子和媳婦，吃兩天閒飯，靜靜地死去。然而，眼睜睜這肥皂泡一般的希望，是被人戳破了他拏圍裙揩着眼睛。

那個胖子懶聲懶氣地勸道：

「急一陣又怎樣呢？急一陣又怎樣呢？」

樓梯口有人吆喝。

「來了！來了！」老頭子應聲着，把圍裙解開，拂去了身上的炭灰，向樓梯邊走去。

「聽我說！」下手叮嚀道，「見船主本人底下人……」

「我沒有得罪過人，唉，害我呀！」

汽笛急迫的哀鳴着，船行得慢了，牠彷彿已經奔過這法律以外的航線，可以從從容容地緩口氣一般。黃色的河岸，草屋，繫在枯樹樁上的破船，遠遠的鏡子樣晃着的湖泊和河道，都明明白白地望得見了。

客人們彷彿已經忘掉了饑餓，都圍住買辦室，翹起腳爭看那犯規事件的結局。那個買辦，早被頑固的訴苦弄出脾氣來了，他忍不住斬釘截鐵地吼道：

「外國人的話不好說！他們底章程不是單寫在紙上就算了。快些收拾東西罷！說上岸就上岸的！」

黃魚們急得直跳起來。

「我們不懂得規矩！我們才出門啦！」

「我出了錢的！我給過他錢的！」

因為抱怨和失望，廚子瞪着眯睜的眼睛，只是癡呆呆地直叫道：

「我知道有人暗害我對的！我沒有得罪過人！」

圍住看鬧熱的人，聽了這些帶哭聲的乾嚷，翹起的脚都放平下來。一個人提高嗓音，不很自然地叫道：

「都是中國人啦！那塊石頭底下不藏兩條魚呢？」

「對囉！」

於是他們便紛紛嘈吼起來，各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抗議，大聲地說，好叫旁的人領教。一致的意見是：不應該黃魚下船，因為他們是出過錢的，廚子可以把那不規則的票價退出來。

『我作不得主呀！』買辦把衣兜一提，左腿跨上沙發的靠手，肥肥的臉望大眾避開了。

船在慢慢地停止下來。靠南岸一邊的救生艇開始降落。艇子兩端立着的水手，像爬樹似的，握着大麻繩，大腿一屈一伸的哼叫着。

『我退錢呀！害我罷！好，到漢口就退納！』廚子急急地叫，口沫亂濺。

『還要命麼？他吐出來就是了呀！』

甲板上突然嘈吼起來，從房艙裏和統艙裏擠出各樣隨意裝束的人物，好像發生了火警。

『貨艙走那裏去啊！』

拏屁股抵住後面的人，拏手撐開撞着鼻子和下巴的頭，人們擁擠着，木牌，遠遠動着的人，顯然是在望岸邊跑來的人，旗幟，是在預示着奇蹟的來臨了。

『不要擠！不要怕！他們不會打！』

辦事人的安慰絲毫無用，人們還是恨不得馬上生兩個翅膀，圍着買辦室打抱不平的客人，也驀地嗅出那另一種災難來了。

「簡直叫人去送死啊！他們會被當作偵探的！」

「老實，這地方上岸麼？」

有的開始叫罵起來了，他們沒想起自身的危險，只打算救出這三個洋人規則下的犧牲者。犧牲者們也認真快哭起來了，嘴唇發青，太陽穴顫動。他們的心裏老是痛苦地想着：「這就是出門求財呀！」

買辦是明白船主的意思的，正如一隻狗明白牠主子的脾氣樣，然而，他忽然很慷慨地說道：

「好，總之碰運氣，我再去見船主！」

「不行！他會躲起來的！有人反對。」

一些人却嚷道：

『讓他去！讓他去！他往那裏跑？』

接着買辦下來的却是四個洋兵。

『我說會走出蹊蹺來吧！』有人失望地叫着。

於是打抱不平的人感到所有的努力是吹了，他們散開去，分做幾簇，擠眉弄眼地嘮叨起來。

四個外國兵咤吼着，比着手勢，叫逐客們趕快到下面的艇子裏去。

『唉！這就是出門求財呀！』三個人一齊哭叫出來。

他們拏屁股死死地抵住板壁，躁足甩手地嚷嚷着，身上放散出汗氣和霉熏氣。這土頭土腦的固直，悶人的氣息，幾乎使洋鬼子束手無策了，他們互相呆笑起來。

買辦從上甲板上俯下身子，臉紅筋脹地叫道：

『你們動一吓呢！單會吃飯麼？！』

茶房們却翻翻白眼，動着嘴，陰縮縮地溜走了。幾個辦事員叫罵着，撩起後衣包，

向黃魚和廚子衝去，抓住他們底背膀，拖往下艙去了。好像押解調皮的犯人似的。

那個好久沒有張口的中國兵，忽然大叫起來，一隻手拍着胸口：

『大家跟去走！——不會咬人的！』

在岸上遠處動着的人，旗子，已經停住了。接着又開始往兩邊移動。在塵埃和草堆和樹叢後面，動着的影子漸漸隱沒……

跟在最後的兩三個客人，在樓口邊遲疑着，眼睛裏充滿憂鬱和驚惶。接着，他們回轉身，找自己的隱蔽所去了。

三個人站在艇子的中部，乾嘔，指着天，手掌拍着屁股。他們一蹶足，艇子便顛簸起來，於是又趕緊蹲下身子，緊抓住水手底膀臂。

從岸上一簇荒草裏，撐出一個着藍布短衫的人，揮着手，踢着脚，嘴裏在嚷着甚麼，一會，又向左面的樹叢當中閃去了。

洋兵嘴角上浮着獰笑，手弄着槍機。

胖子伙房拏身子伸出船尾的鐵門，拚命地吼道：

『說是不不要緊！你手上有繭疤！』

『我沒有得罪過人呀……』嘶嘎的聲調給水聲遮斷了。

『你們說實話！說你們是下苦人！』兵士拏兩隻手當作號筒，也望着艇子嚷。他又車轉身，對了站在後面的同伴說道：

『不會的！我敢保險！』

艇子載着痛苦和絕望，顛簸着。在牠剛剛靠近岸的時候，從空曠的田野裏，波濤一般的人聲沸騰起來，接着是稀稀落落的槍聲。

『不要怕！他們是指着上頭……』

中國兵高興的叫嚷，被樓上快放的機槍聲掩蓋了。

上岸的三個人當中，有兩個直劈了當地跌了下去。江的北岸，也突然迸發出槍聲和人聲。救生艇消逝在煙霧和火焰裏了。



在廣大的天底下，是橫着田野，村落，黃色的江岸和黃色的波濤。波濤湧着，血和火湧着，好像要吞滅掉一切的不平和仇憤，衰老荒涼的大江是變年青了！

汽笛哀鳴着。船預備死裏逃生。

一九三二年，八月。

## 漢奸

在一處小車站上，列車慢慢地停止下來。

現在，離開敵人是更遠了。然而，戰士們的情怒反而愈大，想着老百姓的被騙，自己的被騙，他們的心，就接着車輪的軋轆跳動起來。

窗外，在月台上，在車站房的前前後後，在電桿底下，全是擁擠着拖兒帶女的難民，賣雜食的緣着鐵軌叫喊，更遠些，是躺着綠色的田畝，——荒草出着風頭的田畝。難民們把手掌擱在額頭上，看着火車載來的兵士，互相咕咕咕咕起來。他們猜想，日本鬼子是打退了。他們希望有機會就趕快回去，在故居的廢墟上，灰燼當中，像叫化兒似的掏掘着，看可以找出甚麼幸存的殘物，再從新開始原來的生活：工作，活命。

他們中的一個老頭子，向那先跳下車的士兵問道：

「我們是不是幹完了呢？先生！」

「你說的甚麼？老太爺！」把槍從肩頭取下來，支在地上，於是許多人圍了攏來。『幹完了！你們再是看着，別人到會幹完了大家哩！要自己動手像——啊！老表！你舅子到開心呀！』兵士突然截斷話頭，呼嘯着，往一個留守的兵士面前跑去了。

從另一個人堆中，正在發出一種熱情的爽朗的聲音：

「……懂得了麼？所以說靠得住的只有自己！不要再信鬼話了！」

老百姓縮頭縮腦地探聽着，等到他們看清楚那是甚麼一回玩意兒的時候，大家的熱心，早已經冰冷了。於是，陸縮縮地各自走開，嘮叨着：

「我才不肯信哩！打得贏——爲甚麼退呢？」

「有人把他們賣了呀！」

「不是又說自己動手麼？吹牛皮！」

一種女人的聲音嚷道：

「瘟牲！你要等趕來了才發慌麼……看還大搖大擺的！」

人們慌張着，眼見得他們還要到更遠的地方去期待，徬徨和挨命了。車站的周圍弄得一團糟，彷彿是日本鬼子已經橫過荒廢的田野，已經踏住人們底腳後跟了。有些兵士喊道：

「還隔得遠呢！不要慌，不要慌！」

「他們不會打來的！別人甚麼條件都答應他們了！」

號手在吹着集合號。官長們把頭從車窗伸出，用手遮了臉嚷叫着。戰士們故意做作懶散的神情往列車上癩去。很明顯的，他們是在發脾氣，從嚼着食物的嘴裏，迸出五顏六色的詈罵：

「還要往太太床上開麼？」

「對哪！說是怕「矮子」趕過來揩油啊！」

那個第三連的下士，李青山，嘴上嚼着大半邊燒餅，一隻手提着散了的裹腿帶，向那賣雜食的女人喃喃道：

「唏……太太要是……那早放炮了！快點兒！」

「又不是投胎哩！忙甚麼嘻嘻！」女人還是不慌不忙地拿着找頭，說，「問你還開那裏呢？」

「李胖子！你要我拿皮帶請麼！」連長抓住扶手的鐵條罵；接着又揚聲命令道，「賣東西的可以上來。只准女人和細仔——上來買呀！餓鬼！」

「好的！歡迎女同胞！」

「老太婆可不在數啊！」

過了一段時間，車子還是很懂規矩地靜靜地站着。在車廂裏面，士兵們嘮叨着，哼唱小調，有的同賣雜食的女人和孩子們開着玩笑。陳連長眯了眯眼睛，對剛才催討找頭那個下士笑道：

「儘是吃，沒看你停過嘴！不怕屁股上牽狗麼？」他一面掏着錢包。

「大包袱來了！喂！」胖子臉上的肉都笑得顫抖起來。

「當官的該吃得起盒把美麗牌罷！」女人媚聲的說，從籃子裏取出紙煙來。

「美麗牌？連還貴的東西都肯出大價錢呢！」

「哈哈——嘻嘻——呀——」

「甚麼？甚麼？」連長板起面孔吼，「老實話，當兵三年，老母豬都認做貂蟬麼？」說着，自己又笑起來了，揚着眼睛，老瞅住那個女同胞。

在同一個車廂不遠的地方，一個兵士早就伏在窗檻上，專心地同車外的閒人談天着，此刻，他突然把頭縮來，順勢立在椅子上去，叫道：

「難怪得退回來！」攔行李的架子撞了一下頭，於是又趕急把身子一蹲，「怕「老先」把狗窩掀翻啊！聽到說麼？贛州快請了！他們要出來打洋鬼子！」

于是那些睡在行李架上的，也像巢裏的燕兒似的把腦袋弔下來，齊聲地嚷道：

「怪不得！好久的？」

「媽的！讓別人來罷！」

連長的鼻子一從那女人的籃子裏提出來，大家的鼓噪又陡然靜下去了。那個首先點醒了弟兄們的疑難的長子，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兒，哼着小調，臉上却是不平而憤怒的。但是，今天的連長彷彿和善多了，向人衆盯了兩眼，便又同那賣雜食的胡調起來。

「我怎麼不呢！可是到那裏問你！」

「當真要跟着去呀？」連長翻着白眼仁問，手伸過去。

「唉！你不老實！」她佯裝着縮一下身子，俏皮地撇着的嘴唇更可愛了。但是像悟出了甚麼，却又趕快拿手熨了熨腮巴，帶着正經的神情，繼續道：「大家都是同胞呀！你們是外國鬼子麼？」

「不要搬價錢呀！」下士底眼睛笑得沒縫了。許多人跟着笑。有的擠眉眨眼地

嚷着

「是外國人又早跑開了啊！」

「給橡皮釘子碰呀！」

「大家不要多嘴！」年青的連長紅着耳根嚷着，真的像碰了釘子似的走開去，臉上現着像被敲破了「飯碗」一樣的掃興。他坐落在那靠門的座位上，半張開，呆呆地想着甚麼。

士兵們還噤吱地嚷着俏皮話：

「要是山根下面沒有那幾棵——」

「那是俏麻呀！所以……哈哈！」

被擋在車子外面的男人和老頭子，時時撐着他們的籃子和掌盤，用可憐的聲調招呼着。他們找機會同士兵們攀談，隨後，要求買一個茶蛋，或准許他們上車。他們用手指着天發誓，說他們是好人，並且，就便抓着誰來證明他們是有家有室的。





「先生！那個搬道夫認識我。就是那個麻子呀！你看，我像壞人麼？」

「日本鬼子兒啊……嘻嘻！」那個胖子舒服得像一個輕汽球了，笑嘻嘻地說。「給你說，我們是爲你們，爲你們老百姓打仗呀！就那樣忸怩麼？在江西，女人比你們知趣！洗衣隊，慰勞隊，看護……喝！所以兇呀！若是你們，唉，大方一點兒！那早打倒矮鬼的五臟六腑去了！」

女人撒嬌地扭着腰肢微笑着，輕輕地說着甚麼。

這時，一個奇蹟似的猜度，順着掃興和忌妒的酸勁跳上連長底心坎了。他閃着貓抓耗兒那樣的眼光，從坐位上立起來，喃喃着，『有點講究……這架水機關……』他向挨近的兵士揮手，大踏步地望那女人底鼻尖衝去。

『會裝瘋呀！』他把女人手裏的籃子一扔，輪着兩隻眼睛吼道，『給我搜禿子！——有毛麼？』

她好像被一種恐怖懾住了，活潑賣俏的光彩從瘦瘦的臉頰上閃過，現出一副

呆懼的神情，但還用那勉強的，不在乎的調子嚷道：

「我甚麼也不怕！問問，行得端，坐得正！」

士兵們吆喝着：

「一個漢奸麼？」

「好的！連褲帶都解了搜！」

「禿子倒開心吶！」

禿子很難爲情地，在解開的衣服上，向那衣裏和吊邊的地方摸索着，等到在頭髮和汗衣，和小背心上也失望了的時候，女人的聲音可愈響愈脆了，彷彿真的她甚麼也不怕。

「好的！見你們的官長看！土匪也不過這樣！要問問，你們家裏沒姐兒妹子麼？」

「好刁啊！」

「準在褲襠底下！」

「把頭伸下去呀！禿子！」

「不許多嘴！」連長的氣好像餒了，他頹喪地說。但突然又發氣地叫道：

「大家出去！」一面揩着額上的汗。

「甚麼講究呀！」

「說是怕肩膀痛啊！」

當士兵們再湧着擠回來的時候，不方便地檢查已經很有禮貌地停止了。連長乏力地坐在座位上遐想着，冒着虛汗。禿子不好意思地半張了口傻笑。那女人却像「將字號」檢閱軍隊似的，兩支手撐住腰肢，響亮地嘮叨着。此外，車廂裏面是鴉鵲無聲的沉靜。

她動着微撇的嘴唇，教訓似地嚷道：

「要見長官！要見看看究竟是軍隊，還是土匪對的！你們拿手好戲就是侮辱良民！比日本鬼子還可惡！」

呆着眼觀望的士兵們這一下給火點燃了，噪吼起來：

「好吶！放着日本鬼子不打，我們倒來欺負女人囉！」

「我們不口口聲聲說爲百姓麼？」

許多從窗口從門上塞進的頭，在嗅出了真實之後，也七嘴八舌的嚷道：

「別個是女流之輩呀！」

「要他掛紅放炮！」

連長給羣衆弄昏亂了。他不自然地搖頭擺手，失掉了做官的架子和威儀。他覺得自己是倒掛在半天空了，上下不得。他含含混混地嚷道：

「我……鬧又怎樣呢……看後文吶……」他車轉身，對着發光的禿頭問道：

「都搜遍了麼？」

「你看着的呀連……就是沒有……」

「鞋底和襪子哩——唵！」

『啊~~~~啊~~~~啊!』禿子摩着後腦袋叫着，『你沒說呀!』

像跳蚤似的，兩個人一齊向那女人衝過去了。不平的聲音激蕩起來：

『還不夠麼?』

『讓他，看他的騷筋好結實!』

鬧着的人突然啞住了，明亮擺在連長手掌上的，正是兩個小小的××錢!于是，士兵們不動聲色地跑過去，用眼睛打量那上面的特別記號。

連長好像得救了。他伸了一伸腰肢，表情矜持，打算要不折不扣地討還他應得的貨價了。

可是，那個張惶了的女人却強先嚷道：

『那錢是我檢來的!我甚麼也不怕!隨你們栽污!』

這一嚷，把兵士們從同情的山巔上，搗下憤怒的深淵裏去了。他們還以為那錢是連長弄的講究，而她竟承認下來!

『母老虎』那個原先哼着的長子躍過去，擋了她兩掌，『你嚷些甚麼？老百姓家散人亡了！弟兄們成千成萬變了鬼！別人撤我們的台，你還來——你不想想！我們爲你們拚命！』

『拚命那又不退囉！又不給收買囉！』

這沒有料到的反轟，使戰士們一齊呆住了。連長却趕快抓住插嘴的機會：

『胡說！這是策略——』

『快收拾起你媽的策略啊！』長子跳起腳嚷。

於是，痛苦的沉默爆炸了，大家都鬼火亂濺地乾叫起來：

『我們橫豎替人「揷包」囉！』

『早知道——看罷！弄得好！』

一個年青的兵士，直睜着眼，一會，他才扯扯拌拌地嚷道：

『唉！這簡直是……唏！操他奶奶！』

在這痛苦到靈魂的抱怨聲中，連長溜走了，那個女人突然坐落在椅子上，兩手蒙臉，像伏在親人面前似的盡情哭嚎起來：

「我甚麼也不曉得！我受了騙！我要養活一家人！」

她哭嚎着，感到極度的恥辱和悔恨。她很想橫躺在路軌上去，讓火車輾死自己。她覺得自己是被一顆子彈從這世界上掃掉了……殘廢了的丈夫，黃瘦的孩子們，半張着的飢餓的口……

然而，戰士們却早已沒有注意這個被愚昧和貧乏造成的漢奸了。他們只覺得有無數的苦臉，無數粗糙的手，瞪着他們，指着他們。他們只覺得有一隻誑騙的毒手，永遠想把他們拖向冤污和罪過的泥潭裏去。他們爲想着怎樣掙出這泥潭而苦惱。

……

有人膽怯似地提議道：

「還是幹掉她嗎？怎樣？」

一九三二年，六月。

## 我「做廣告的」表兄的信

我底表兄是一個胖胖的，多話，好修飾的人物。下面是他給我的一封信。信底起頭和煞尾的幾段，因為那是些瑣瑣碎碎的空話，刪掉了。自然，這照錄在下面的，也不過是他關着門跳他們自己的加官，翻他們自己的糞堆。但是，親愛的讀者！下細瞧瞧，也許可以看得出，咱們楊梅瘡害到第三期的紳士，是在怎樣地爛掉自己底鼻子和耳朵罷！

「……我那個岳母，那個身材和桐子樹一樣矮爬爬的老太婆，你該還記得罷？每每，人向她問起我這位「令塔」，她總是瀟一瀟嘴，下巴一伸，說：「唧！啾！啾！啾！一個做廣告的！」現在，我還能夠很顯然的看見她那副瞧不起人的神情。自然，我不是護短的人，我要承認她這個無心，却又挖苦透了人的稱謂是聰明而且適當的。」



「可是，在這應該大顯身手的時候，自己也想大賣氣力的時候，我却清閒得摸到鼓浪嶼來，對着帶綠的海水打呵欠了。不要慌，我可仍然是拿錢，而且受人恭維。

「我們那位部長，一個很精壯的小夥子，在上禮拜一晚上，對我和幾個同事大發雷霆；他是那樣的激昂，把我一張剛摸上的發財，都嚇得從手裏溜跑了。

「他紅着腮巴子，用尊貴的，軍人的派頭嚷道：

「連平常大家認爲蠢如鹿豕的老百姓，都興奮得不得了，而我們——我們是幹甚麼的呀！就是和尚道士做法式……真正，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我差一點冒裏冒失地笑出來，只得趕快抿着嘴。另一位鍋巴鬍子的同事，却像串戲的丑脚似的接着說：

「吳代表，你並沒有開條子下來啦。二則嘞，上頭的指令你也是見到的。還有，林委員前夜在席上說的話，想來你也沒忘記。這樣的，你看就要做，至少，我想，要得那些老太爺底承認才能說。」

「這樣一來，我們這位年青的上司，好像給紫茅灰撒在腳背上了，他吼叫起來，說，委員是甚麼東西！這些濫官僚！他知道的只有一種東西……他又說，上頭的指令是敷衍外國人的！人應該懂得上頭的心眼！接着，還說了些和他的神色不相稱的熱血沸騰的話。

「可是，照老方法，只要大家不再張聲，不到三分鐘，他自己就會軟下來的，所以我們也就如法泡製。果然，部長終于睜着眼想想，拿食指捏着鼻孔，（他沒辦法的時候總是這樣。）用完全兩樣的聲音說：

「我並不是說你們的審慎不適當。取得他們的同意，那還說。」

「于是，就決定了！由我第二天到府里請示。這你一定會打趣我，說：看呀！一個尊貴的頭，可拿來放在褲襠下了。好個高于一切！但是，但是啊，別人玩的甚麼，我們玩的甚麼呀！並且，我是主張只有飯碗才值得擱在頭上的，從來沒吹過大牛。

「我還要說，我們這位部長真是個好人，可以用天真爛漫來形容他。看他不但

首肯了他的僚屬的忠告，而且還客客氣氣地幫我打了兩牌！別人是要拿架子的，就是打牌本身也該受申斥。

「我們天真爛漫的部長真說得不錯，是些甚麼東西啊！簡直不成個軍器！這些委員老爺！」

「接見我的是一個頭頂發光，老婆子面像的人。我一面陳訴着，一面瞅住他的光頭。心想，他一定吃過很多的關東茸！而且，冬天，頭上一定會冒氣！這隻老熊！」

「我陳說着，這支老熊拿食指剔着牙，「唔，唔」地應聲着，却不給一個肯定的回答。有時縐一縐他那吊頸鬼的灰白的眉毛，把手從大嘴裏取出，慌慌忙忙地向沙發的靠手側面揩擦，喃喃道：

「好的！好的！大家要努力奮鬥！古人早說過。」

「然而，他底鎮靜早叫我失掉了談話的流暢，我終于忍耐不住了！原先還背誦套語似地流着的言辭，這一下，好像是發自我的心靈了，于是，對着那應該早長鬍子，

而却光滑着的老婦人的面孔，我吵架似的嚷道：

「總之，想一想，失掉了三省，而且快好久了啊！我們可才清清淡淡地做了一回宣傳！」

「可是，他還是像剛從冰箱裏取出來的一樣剔着牙，沙發上揩着手指，彷彿你就是把馬桶子套在那光光的頭上，他也是滿不在乎的。在眨着眼定了定神之後，他才上氣不接下氣地開了「金口」，先舉例了歷史上一些可恥的外侮，然後轉論到東北事件之使他感到國難方殷，接着，是拿獎譽的湯汁不顧惜地向部裏和我這傻子灌，他說：

「單憑這一點，我敢保，中國不會亡的！不過，熱心了熱心，在策略上，大家非冷靜應付不可。我們看，自古以來……」

「過後，他又單獨地給我刷漿糊，簡直弄得人怪不好意思起來。爲了表示親切，他還把我的名號和籍貫慌慌張張地寫在日記本上，就像他馬上會要給我甚麼甜

頭吃樣。可是，由這些灣灣曲曲的做戲法，等他再剔着牙的時候，我的演劇似的熱心早已降到了零點。自然，在有禮貌的打拱和點頭當中，我的嚴重的使命，也就這樣死皮癩活地終結了。

『我懷着一種奇妙的心情，走上大街；又往公園裏去。在街上，好像個個人都在咕咕着東北事件。老長橫把眼鏡架在鼻梁上，兩手伸出去，遠遠的擎着紙報在哼唱。牆壁上已經有很多的五顏六色的標語和畫報貼上了，一切都彷彿比我們這些行家還弄得出色。對的！蠢如鹿豕的老百姓是比我們興奮！』

『在公園裏，正熱烘烘地在舉行一種集會。連老太婆也趕來湊熱鬧了，拖着她們已經僵硬了的小脚。小孩子用和年齡不相稱的聲音在胡亂地呼着口號。一個賣粉乾的給人撞了一下，于是，用老虎一般的聲氣吼道：「瞎了你的眼！兇，去對××鬼，台灣仔嗎！」』

『台上講演着的，是個學生仔。他很厲害的比着手勢，動着身段，聲音可給羣衆

的嘈雜掩沒了。主幹這集會的似乎不大高明，從秩序上可以看出來，簡直是一窩正在搬家的馬蜂。

『不曉得是羣衆的熱狂烘燃了我，或是由於「行道」付給我的習慣，我渴望大聲談話，許多背熟了的演辭擠得人喉頭髮癢。我想爬上台去，給他媽一個像樣的刺激。真的，我甚至比一禮拜不上麻將桌子還難過。』

『正在這時，部長和我碰頭了，還有他底美麗的愛人。他出驚地叫道：

「喝！您在這！弄得好罷！怎麼辦呢？」照例地又捂着鼻孔。

『我說，這簡直是在丟我們的臉！那些老牛筋鎮靜得好！未必還能責備老百姓不合手續，先沒得我們底允許麼？現在我們得趕緊派人去領導，不然的話，別人還罵我們是飯桶哩！況且……』

『自然，這樁臨場的差事又落在我的頭上了，因為部長先要送他底愛人回去。沒甚麼說的，我並不是初出林的筍子，難道還手忙腳亂麼？稍微把衣紋檢閱了一下，』

在記憶裏，把洋鬼子給我們苦吃的史實檢閱了一下，我便望主席台擠去。

「我忽然生氣了，因為橫豎有人抬起手肘來弄歪我的領結和帽子，沒法，我只得邁過羣衆，繞了大灣子轉過去。然而，邊上一個太婆正在嚷着：「都縮了頭了！你那會看見哩！」我又臉紅起來，好像這個老密司就在罵我們樣。今天人底心裏真奇怪極了，我想。」

「我想着，走着，爲背上的沾膩和發癢所苦惱。一轉眼，羣衆騷動起來了，台上的人擎着擴音器在吼，像野牛對着大甕罈叫着的樣，轟呀轟的。我像受了魔術似的，跟着挨近的人慌慌張張地轉着頭，問着，也被人問。」

「接着，向人衆奔赴着的方向急走去。事情終於明白了，說是發現了甚麼外國偵探！我翹起腳，擎下巴攔上站在面前的人的肩頭上，又從那汗臭的夾窩底下去窺看。我的背後可也給人如法泡製，真要命！我掉轉身，一個中年人，我猜想是一個成衣匠，左肩上搭着一縷青絲線，他對我親切地問道：

「打死麼？真可惡極了！他們全國還沒我們一省大哩！」

「突然，羣衆作成的肉城牆崩裂了。」會放槍的他們一夥！一些人跑着，嚷着。有的又在後面叫道，「是自己人，是自己人！」我管不了許多，把平常受人恭維的符號，如你所說，吃人的招牌往衣袋內一塞，從一個縫隙裏溜進去。

「站在羣衆中間的確是兩個家鴨似的日本人。後來才知道，一個是副領事，一個是兵船上的甚麼。然而沒有打死，似乎連受重傷的樣子也沒有，而且，公務隊已經很聰明地繞成一個半圓，把我們的外賓從咆哮的羣衆隔開了。於是我又摸出證章，走到被隊員扭住的幾個同胞跟前去，說：

「我是部裏——」

「我一句話還沒說完，羣衆又往中心擠進一兩步，像玩弄老虎似的，一面大聲武氣的吆喝起來：

「打死他！」



「你們是日本人養的麼！」

「上呀——我底腳啊！」

「你們容許我說幾句麼？同胞們！」我窄着嗓子喊。

「我招呼着，可是，泥土，口水和香蕉皮飛迸起來了，我趕緊用手蒙在頭上，我們的治安維持者，也很快擊那魁梧的體幹掩護了民衆的公敵，好像他們的身體不是肉做的樣。另外幾個隊員，還在繼續向羣衆叱咤着，想要制止住這些不守禮貌的行動。」

「我冒火起來了，因爲一塊香蕉皮正妥妥帖帖地蓋在我的臉上。我於是給班長說：

「羣衆是無理性的。得趕快衝到安全地帶去！」

「這得申明：當時我是這樣想，這兩個日本鬼子雖不見得是探子，既然摸在民衆的集會，反對他們的集會裏來，也定是不懷好意的。自然我們不能放鬆。可是却不

能拏羣衆暴動樣的處分來代替聰明的外交手段。就是你也曾這樣覺得的，我想。

『可是那三個被揪住的同胞（他們的熱心，我至今感佩）却對我嘮叨着一些不好聽的話。但是，我的提議是正確的。雖然掃了他們的興，却於他們有利。班長同志自然也非常贊成。

『接着，我們衝，帶着我們的外賓，在香蕉皮的雨點下面，在雜沓的吆喝當中。然而，我們只能像老鷹挑雞兒的遊戲似的，進兩步退一步，衝不出去，並且羣衆反轉哄鬧得更起勁更調皮了。

『我要說，若是沒有大隊的救兵跑來，真不知道會鬧成怎樣的亂子！當然，在事情過後，現在，我反倒抱歉沒有擺下禍事，讓那些大人物多打幾個拱。

『正嚷鬧着，救兵來了，於是我們終於闖開一條路。羣衆在背後作成一個浩浩蕩蕩的大尾巴，人愈擠愈多了，直擁到第二分所還是不散。好在我們雖然發昏，却還沒有忘掉我們成績昭著的舌頭。

『在天井裏搭一根板凳，所長上去了，下來了。我也上去了，下來了——不識趣的羣衆的嘈吼與擁擠，却並不鬆勁。其實，我們底言詞也並不比從前來得減色。接着，在所長正向那兩個神態自若的矮鬼抱歉當中，兩個委員老爺帶着馬奔趕來了。』

『他們自然也帶得有嘴巴，可是民衆仍然堅持，要自己動手打整那兩隻家鴨。』

『事情終於奔到牠的終點了。在一片喊打喊殺的叫罵聲中，羣衆奔進來了。槍聲響了。我抱着頭，跑進我一跨進警局就選定了的堡壘……』

『當我的鼻子再掠着美麗的陽光，說是洋鬼子已經乘着委員的汽車安全出險了。分所的大門外，同往常一樣的清靜，只是清道夫在掃着血跡和渣塵，站崗的一個變成十個了。』

『在第三天的上午十點鐘，一輛敞車很有禮貌地，慢慢地在馬路上滾動着，裏面是剔着牙的委員，和那曾經被捕的日本副領事。他們互相瞅着兩面的牆壁和電』

線桿，和彼此的鼻子，說着，笑着。

「可是，這一回值得紀念的巡視，不管是出於那一方面的邀請，在我總覺得多事。因為就連甚麼甚麼萬歲的標語，都早給調經種子丸的廣告貼蓋了……」

一九三二年六月。

此  
页  
空  
白

## 平平常常的故事

由破板壁後面傳來的悉悉率率的聲音，趙姨娘知道那爛烟灰火房，那給人死蒼蠅吃的，是又在動手弄中飯了，她聯想起吳貴來。

這也是一個廚子，却不給人死蒼蠅吃，並且他底本事，就是已故的老太爺也是撚着白花鬍子稱許的。可是他現在留在鎮裏了，還做了甚麼委員。

在從鎮裏逃出來的前幾天，他就鬼鬼祟祟的，整天忙着，彷彿有鬼等着他攪着他似的，恨不得就拏豬合食端上桌子來。接着，謠言更盛了。跟着謠言來的，是「先生」們自己，而且就由吳貴領頭，鎮裏先亂了。

於是，從黑漆龍門子的邊門上逃出來，在紅槍隊和保安隊的掩護之下。然而太太是跑掉了。起先住在旅館裏面，隨後又搬到這小棧來，住在樓上。又搬樓下，終於住

定這通向廚房的屋子。人都知道，不曉得爲了甚麼理由，中國人的廚房和廁所就像褲管樣，總彼此分不開的。

房間裏瀰漫着油煙，飯菜的酸氣，和亞木尼亞氣，真使人難受。姨娘鼻子和嘴唇癢癢着，做成一副怪像。

「這些該死在橋頭下的，沒良心！」

她喃喃地罵着，嘆着氣。接着又望床上躺着的小主人瞥了一眼，擎着藥罐，到廚房去了。

在那裏，老劉正同火房吹着牛：

「不傻麼？吃的在肚皮裏，穿的在身上，我有甚麼怕的呀？說是打退，我願手掌心裏煎魚吃！連婆娘細仔都幹哩……」

姨娘的影子一顫抖着現在眼前，劉二馬上不響了，他把煤不知顧惜地往灶裏塞，勾着腦袋。等到姨娘叫喊起來，這纔又吃驚地嚷道：

「呵……呵……呵，我纔想……添水麼？還有！」他紅着臉接了藥罐。

姨娘轉來時在窗子前面立得很久。心裏想，「變了！變了！這些死在橋頭下的！」花白的頭很快地搖擺起來。

「婆倒底，多久啊？」病的孩子醒了，問。

「誰曉得呢？靠天！」她趕快做了一個失悔的手勢，裝作安閒的聲調，支吾說：「不睡了麼？好爸爸快回的。」

「嗯，人家問……」

「啊，回麼？不是說，爸爸也說過，等你好就動身了。」

「那，「先生」們呢？」

「噲，」誑騙的嘴像給膠住了，微微地顫抖起來。

這時廚房裏一種枯滯的聲音叫道：

「是呀，傻我自己也罵別人，田女人——不是你們要我打雜，餓還餓死了哩！」



「劉先人！劉祖人！少爺病吶！」姨娘嘆氣了，翻翻眼睛，又用和平的音調說道：「先生們麼？早跑了！想，土槍，刀，敢做甚麼呀？軍隊有飛船，大砲，轟呀轟的。」

「婆！好高呢？」

「比祖祖的牌坊還高。機器一按，忒，多高，多高的。」

于是一面在病人的背上拍着，一面用已經硬化了的智慧哄騙着，孩子是漸漸迷糊了，姨娘自己，也逐漸沉浸在她本人手造的希望里面。

她彷彿又從新呼吸着那甜靜和平的空氣了。曲折的迴廊，長屋脊，彩畫的粉樑，倉屋，大壽星的照壁，一切都在好像永不會變動的情景中，浮漾着……金銀花架下，虎呀虎的，那是鬪玩的貓……

突然，她被一種模糊的心思驚覺了，她感覺得混亂起來。然而她找不出那混亂的原因，正如她看不出攪混那平靜生活的歷史中軸一樣，她趕緊默念着阿彌陀佛來鎮靜自己。

老劉走了進來，他把藥罐擱在方桌上，說：

「娘娘！嘻嘻，我想過了。還是走的好……」

「走呀！好日子過完了，不走麼？沒個好東西！」

門框裏現出老板的頭。他臉上的筋肉動都沒動一下，又縮回去了。

在蒼白的電燈光下，主人蒙着黃昏的臉浮出來。他害羞地敲遍了幾家親戚的門，吶吶地懇求着，在懷裏探着早已經蛙魚當成糧食的契約。然而，他終於失望了。

他一聲不響地坐落在靠壁的地舖上。

「怎樣？」姨孃倒抽了一口氣，問。

「噲！」

「難道說，難道連……」

他把手伸起用力地搖，又趕緊把視線避開。

「甚麼連勾駝子也這樣忘恩麼？」老太婆替這主子兼小輩的青年人不平了。  
「我記得！我要帶起吹火筒看！要是我們就這樣倒霉下去，他也跑不脫的！都逃不脫！沒個好東西！」

沉默一會，她又用帶點抱怨的口氣說：

「那些人都狗！你該說借，該把契約——」

「你要麼？」青年人從舖位上撐起來反問道，「沒有到外邊去聽聽！」又依樣躺下去。一會，卻再翻起身來叫道，「怎麼辦呢！我像被水淹着的樣！我沒過過這樣的日子！沒過過！」於是身子直截了當地橫躺了下去。

他底頭扭向暗黑的角落裏去了。老太婆的憤怒，也分明地場了下去。一切靜寂，吊在床沿的小手給燈光晃照着。油綠色的牆壁呆呆地馱着旅客們的糊鬧和臭蟲血。一匹鼠子，邊動邊嗅地跑了過去。這屋子好像是盛滿了水，時代的苦水，人是難于呼吸了。

想起老太爺時代的事，目前的事，目前的悲哀，良善的青年人的悲哀——這樣的人，是會更多呢！他們不明不白的，爲歷史車輪的利齒所撕裂，如在夢裏一樣。夢醒了，生存的慾求襲來。然而，他們是閹弱，因爲從沒動過自己底手，蒼白的前途，癩毛狗的結果張望着……姨娘底想念，忽地爲一種冰冷的顫慄所扼制。

在假喀了兩聲之後，她提起勇氣說：

『甚麼？你又沒做過壞事，沒害過人！祖祖原先是施米，施棺，那椿沒做過！老實說，就那樣沒眼睛……』

她還舉了好多實例和比喻，可是她說着，漸漸爲自己底述說所擾亂，昏亂起來，于是在想不到會住口的地方，突然切斷了。

老劉靠在門枋上，不好意思地笑道：

『我想，少爺！有茶房扶持，我可以回去看看。以後，唉……』

『派爪手拖住麼！當然走啊！怕是原先麼——』

「我心都爆了！不要嚷好麼？」青年人突地打斷她。

劉二指着天，指着自己的鼻尖，咕咕咕咕地分辯起來。

在痛苦的喧嚷中，賭鬼的老板跨進屋子裏來。他在驚人的靜寂裏，以出牌那樣的鎮靜，把一束紙放在年青主人的前面。可是他卻沒有看他一眼，一逕冷冷的袖抄着手。

姨娘開翕着皺紋圍繞的眼睛，瞧着張惶失措的主人。瞧着老板發光的腦袋。

「啊，啊，老實，今天初一麼！」

老板輪了輪眼睛，截斷她底話：

「我還以為三十哩！連打牌擲骰這樣小玩意兒，沒上場合，也該摸摸腰包。老太太！你怕才十二歲半罷！」

「甚麼好幾個錢！不過等等……」青年的客人，呐呐地嚷叫着；他受不住那討厭的冷靜了。

老板可是連眉毛都沒動一下。

「不相信麼？那，壓住哩？這個……至少……作個信用。」

「撒污的話，我會用篾片囉！」

「咦，就這樣不值錢麼？」姨娘周身顫抖地喊道，「濫船也有三千釘呢，你怕老實話秤四兩棉花紡紡看……老實話……不要看下坡太陽！」

「好鹽菜臭啊，這背時地方。」驚醒了的孩子嚷。

廚房裏有人高聲笑道：

「對囉！好的儘好麼？」

破地板下面有小耗兒哀叫着跑過。

太陽照在水漬塵污的破玻璃窗上，把幾張圓圓的膏藥補釘映成純紅。屋子裏的人，個個都翻着眼睛，張開口在想心思。小孩子把腳抵在牆上橫躺着。鄰室裏有人

說夢話。

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走進來，打着呵欠，揉了揉眼睛，說：

「全哥。」

「噲。」

「知道麼？三爺來了。說是保安隊，紅槍隊，通跑散了。不是脚桿長，他還走不落呢！有人吹。一方哩，給二畝五的山田紅了眼。再說，兵無糧而自散；有的不願拏出來，願拏的，却像我們樣。軍隊呢，你猜怎樣？老遠呆着，說是開火，如何，全騙人的。只曉得殺不相干的人，偷雞摸鴨的。說是勦，夠了，簡直連影子都怕！彭木匠最壞，田坎早剷了。田裏滿是分田的木牌和死尸。爹哩，更急壞了，皮氣糟得怕人。夜裏，看見我抽紙煙，這樣，你看說是敗子，說不要我了！真想不到——也好！橫豎看着想着都焦人。你說呢？」

「噲。」

「我想進軍官學校。別外幹甚麼呢？老兄！你自己，人對了才說，也早準備好。」

主人打了一個寒噤。姨娘嘆着氣，扯濫着油條堆向碗裏，然後又添了開水端到床面前去。

小孩子撒嬌地嚷道：

「儘這個！噁，怪味！人家要吃那個方的哩！這樣子。有花的。家裏吃那個呀！」

來客在藥罐邊檢了一節香煙吸燃。他把瘦瘦的臉子做成怪樣抽着，於是又談起曾經是搖籃和安樂窩的故鄉來，爹底脾氣，自己底計劃，自己底興奮和希望。他繃了繃長長的眉頭，掠着鬍鬆的頭髮，說：

「儘拖着怎樣呢？未必還讓「現世」麼？」

「我早也想到的呀！不過你不知道……你說得容易！說得容易！我沒有過過這樣的『日子』。」

「少爺！」老劉走進來，羞懾地說，「我回了啊，娘娘，多謝你們！」他又攤開手，對了床笑說道，「來！少！聽！瞎！伯！伯！講！評！書！」



少少爬起身，站在床上嚷着，大門口的石獅兒，發光的柱子，在野玫瑰上擻動着長身段的蜻蜓……逗誘着這小小的靈魂。

『我要……哼，哼……要哩，啊……』

姨娘喃喃地罵着老劉，又向孩子走去，做出比哭泣還叫人傷心的快樂樣子，揚聲道：

『他要先去打整屋子呀！就來接我們的啊，啊，聽話吶！』

『對我先回，八哥兒老了，不好捉呀！還要給桃撒糞！少少好吃哩！』

『劉二，田都分完了！』客人冷聲冷氣地說。

『那裏想看看新聞。田禍事你們先不多麼？鄉裏，樹葉子，青艸總多呀！這裏，甚麼也不容易啊，啊，娘娘！你會罵我的！』

『走你的呀！儘括達括達的！』

『好走了！』劉二又回轉頭去，說，『我問得過心的啊！我捉個大的，鳳頭這樣長，』

立崢崢的……』

除了孩子的哼哼聲，一切靜寂。拏死蒼蠅給人吃的廚子，又開始製造煤烟和油氣了。從破玻璃透過來的兩條陽光，默默地躺在主人垂着的蒼白的手上。

他忽然跳起來，對着來客吼道：

『真沒過過這樣的日子！記得麼？這樣的天氣，在涼亭上，搓四圈，喝幾杯，帶着槍，鷹，飄飄蕩蕩地……唉，唉，我們不是在做夢麼？你不知道！一定不知道……』

老板發光的頭伸過來，他用冷冷的聲音說：

『咱們貓，虎，十會哨，「霉」在一串了！難道還等我撥水麼？』

涼亭，好的天氣，鷹抓兔，漫不經心的生活，夢……泡沫似的迸散了，絕望的沉寂掩蓋過來。在沈默當中，那個小孩子突然哭起來。他邊咽氣邊嚷道：

『嗯，爸！好久回呢？』

一九三三年五月。

此  
页  
空  
白

## 撤退

日中，矮鬼子的一隊，從河對面的灌木林裏冒出來。機關槍，小鋼砲，鳴着，吼着。有如帝國主義本人在那裏拍着大肚皮，發着貪饞的咆哮一樣。飛機在上面撒着蛋。大砲從陣地背後的海面上掩蓋過來，聲音蠻橫得使人發狂。

『我們要不要衝過去呢？』劉青山，那個患瘡疾的麻子班長，他燒熱得發昏，把裹着洗臉帕的頭伸出戰壕來，望着連部的隱蔽處吼。接着，他又穿過風聲和槍聲，用帶哭的聲調嚷道：

『我不是在火線上來養病的囉！連長大人！』

『多漂亮呀！我知道你是來打倒帝國主義的啊！』連長調笑地回答。

接着，許多憂鬱不平的聲音，在火藥的烟霧裏，風聲裏和死的歡樂裏顫抖着，展

了開去：

「這簡直像私生子啊！」

「老百姓單叫我們招駕麼？」

虹似的長帶繞天閃過。在荒草叢生的坟垣裏，乳色的濃霧奔騰起來。

「媽的！嚷得好罷！」連長暴躁地叫吼着；隔了幾分鐘，他已經爬着挨近前衛了，用手掌遮住臉頰，討好似地勸告道：

「不要慌！會糊碰過來的，然後再給他媽拿大頭吃罷！」他又往後爬行着，「難道拏性命學來的乖……」壓緊的聲音被瘋狂的槍聲掩沒了。

然而，大家都明白，他是又在提醒着那從匪軍學來的戰略了。於是，士兵們都一聲不響地躲進殘毀的戰壕，隱沒在墳包後面和樹叢子當中去了，彷彿是讓外國鬼子打得乏了，那自然就會停止下來。

在槍砲暫時稀鬆的幾分鐘，那個瘡疾患者底充滿憂鬱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屁股晒燒了免得生蛆呀！死死伏着罷！」

「那裏去？……找死麼？傻瓜！」有誰驚問着那跟出戰壕的病人。

「心裏燒！」他回答着，往左面的一片廢墟走去。

瓦片堆着有如奇異的海波。房子的一部還殘存着，但已破碎了，給燒毀了，從當中露着參差不齊的柱子和樑木，恰像一具毀壞了的屍體的骨骼一樣。一條小的河流在廢墟中漫流着，但已看不清那裏是牠底河床了。

他披拂開壓倒了的雜草，掘着土塊，終於找着浮滿黃色泡沫的河身。水已經發臭了。回過身，用手抹着鼻子以下掛着的水滴。爲了走捷徑，他向廢墟的中央插過去。他突然站住了。一陣死的冷氣透過脊梁，嘴巴觸了電似的緊閉着，他感到暈眩了。

在那彷彿原來是豬欄的處所，靠着一張板門。一個焦黑的屍身，像胎兒似的縮着，被釘在門板上。班長看出那半被燒熱的胸部，從紫褐的爛肉裏還在冒着黃油，那

生殖器裏面——「唉！缺德！」他嚷叫着，打着寒噤，踉蹌地向陣地里奔去。

槍聲已經恢復原狀而且更緊密了。塵埃掩蔽了太陽的光彩。許多頭伸出戰壕，轉向連部所在的土丘上望去，尖着耳朵。那個矮子下士從戰壕裏躍來出，喊道：

「媽的命令衝上去啊！弟兄！」

「沒有夾鳥的就等着罷！」接着，一個，兩個……都向烟霧中，土塊的飛迸中奔去了。號手也自動地吹起號助威。

連長從土丘上爬過來，照例用女人哭喪的調子嚷道：

「要是上頭說話，可我不負責啊！——簡直拿紅炭團給我捏呀！」

「鳥個上頭！」在半中腰加入的麻子班長說，掉過頭去。「養我們的並不是你底上頭！要是爲上頭，要爲上頭的話……」聲音被砲火的牆壁隔斷了，白的頭巾消失在塵埃同煙火的幕罩裏面。

「好！大家看見的，這不是我！」連長站起來說。忽然，暴跳如雷吼道，「通通加上

去罷！怕麼？給後方送信呀！老太爺！』

戰鬪繼續到三點鐘，洋鬼子終於退過河，退到河北的村落裏去了。平野上充滿着硫磺的臭氣，煙霧和血腥。戰神好像已經遠去，留下被毀壞了的村舍和生命，給大地蓋上沉寂的屍布。

運屍床靜靜地在田間往來，爲了避開被大炮所穿的土窟走着曲線。最後加上的士兵在尋找着死人身上的用器。幸存的鬪士躺在草地上休息。有的用着簡陋的軍食。有的小聲地在哼着小調，那是從內地的俘虜生活中學會的：

『軍長，他發財了！』

師長，他昇官了！』

可憐的士兵你呢？』

每天只在槍口上，』

拚命……』



有人用疲倦的聲音嚷道：『換一套罷！這不合適，也臭了。』

那個害瘡疾的拿了一件日本人的黃外套裹着腿子。他打着寒顫，透過茅草的夕陽把他癱攣着的臉更弄成怪像了。

『看！喝兩杯會好點的！』傳令兵從一具鬼子死屍邊跑過來，手裏提着兩瓶太陽牌的啤酒，邊走邊說，『簡直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啊！好闊！』身子蹲下去。

『我問你，我不吃。』憂鬱的聲音從發抖的唇間顫出來，『我問你，那三個高麗人和日本人呢？』

『噫！』他已經喝完半瓶，却還在手忙腳亂的喝着，『啊，啊，那在太陽廟飛下來的殺了！說那是××黨！』他吸了一口酒，趕緊接着又說，『現在是，老哥，只要是那種貨，好的都是壞的啦！』

突然退回原處的命令傳開了。連長在四面奔跑着，嘴巴比腳板還忙。士兵排着疎散的行列。麻子班長由那傳令兵扶掖着，他踢着脚，喃喃地咒罵着。傳令兵拖長聲

音喊道：

「他正當令。再來個把人哩！」

「他還要我措麼！」連長不自在地吼，但是兩個兵士却自動地跑過去了。

夜的營幕已經展開。依了一個多月的習慣，士兵們預感到熱鬧的生活快要臨頭了。他們眼鼓鼓地期待着。他們相信這一次才是真的打仗，有意義的打仗。一種微妙的心情，撐持着他們睡眠不足的疲勞的身體。那個害瘧疾的也不再不停歇的要冷水了，瘋狂的眼光在黑暗中閃爍着，彷彿餓貓瞅着鼠穴一樣。

除了遠遠的應砲的聲息，江灣一帶大火的殘焰，一切都爲黑夜和靜寂所封閉。照明彈繞空閃躍，流星似地墜在平野裏了。近處的田野裏，有受傷挨餓的貓和狗在叫着，找尋着焚毀了的故居同食物。血腥的涼風掠過冷紅了的鼻尖。

「是摸哨到好吶！」有誰對了漆黑的曠野說。

「快，快別說了罷！在吉，吉安，東，東，東，東，……」

「丁哩，還東！」拿軍麵在雜囊裏撒着玩的班長，等得又要發燒熱了，冒起火來，那三個幫我們忙的高麗人和日本人已經槍斃了！」聲音憂鬱。

「張班長！」連長從黑暗裏奔過來，映着電筒，「集合起來！在那里……」話尾被一種喜歡的，緊張的嘈雜所壓倒：

「對囉！我怕又是扯一陣露水完事嘞！」

「好的！摸哨！」

天上露出晶亮的長帶，一閃，消逝了。士兵們伏下身去啞着。沒有炮聲跟來。于是——前進。

「媽的，開玩笑！」

「唉呀，~~~~~唉呀，~~~~~日本人……」

正在這時，連長連跌帶爬地跟着跑來，重重地頓着腳掌，急得滿頭臭汗。他用啞了的嗓子噙喪着：

「是叫撤退呀！跑前面的是誰？轉來！耳朵啦！」

「耳朵在燒臘攤上！」

「專門抽後台麼？」

「那嗎，真要轉去麼？」

沒有來得急奔出陣地的士兵已經排成行列了，在不平地嘮叨着。一個戴着日本人黃色鋼盔的戰士走出列子，他把手掌攔在不適宜的地方，對了氣喘吁吁的連長問道：

「大家要我問，連長，我們有甚麼理由要撤退呢？」

「我怎麼曉得呢！上頭的命令！」連長粗暴地回答。「問我！我怎麼曉得呢！排列子呀！」他一逕望着退回的兵士吼叫。

「你那裏曉得呢！」那個麻子沒有節奏地直叫起來，「你只曉得上頭！你沒有長眼睛麼？看看老百姓，看看那些房子和死屍，再看看……」

血斯貼裏的聲音爲羣衆突然的嘈吼所包圍；

「是的！我們只曉得老百姓！」

「打倒我怎麼曉得！」

「一定是癩在矮鬼子的懷裏去了！」

另一個怪聲地叫着：「準定！××黨在拍屁股了！」

喊叫，混亂，騷動，瞬間，死的沉寂破碎迸散了。

「靜着！團長訓話！」連長的口聲從高處送來。噪嚷于是逐漸地平息下去。

「好的！有屁就放！」

「總又是睜着眼扯白啊！」

「因爲策略的關係，并且……」

「烏個策略呵！」

羣衆又開始喧嘩擾亂了！那個瘡疾病患者發狂地叫喊着，從肩上順下槍來，但

有人從背後把他摟住了。許多電筒照映着。官長們提着手槍，慌慌張張地奔跑着鎮壓，發出凶狠的嚷叫：

『沒關係的入列子沒大家的事……』

部隊終于向二十基羅米達的後方開拔了。同團長開來的手槍隊臨時擔任了後衛。那個病人和其他十幾個所謂搗亂份子，被一架卡車運去。輪聲被暗夜吞蝕了，一切靜寂。

在靜寂裏，一排槍聲從遠處傳來。曙色已開始在東方燃燒了。

一九三二年五月。

此  
页  
空  
白

## 碼頭上

在碼頭上，在一座建築單純的貨倉前面，在那鐵門的凹陷處，孩子們還蜷伏在薄暗的黎明裏。

一共三個人。年齡都在十三歲以下。他們瘦得怕人，皮膚是黎黑而鬆散。他們互相倚靠得很緊，彷彿就是做夢也會碰着困難似的。

阿遂，那頂大的一個，好像醒了，輕微地動着嘴唇，背在「佛頭」似的鐵門上擦癢。一會，用渴睡的聲音調哼道：

「哼……起來嗎……」

沒有誰應聲。于是，他自己又被疲乏拖回睡眠裏去了……

貨倉對面的船上，在趕走着難民和傷兵，船準備啓碇了。吵嚷和叫喊沸騰起來。



第一次的電車，也轟轟地在不遠的馬路上奔過去了。

一個戴鴨舌帽的瘦人，脅下押着報紙，匆匆地跑過來，望吊着棉花的屁股踢了一腳，罵道：

「龜孫！討店賬的來了！」

警捕的出現，好像突然從地下冒出一隻大狗熊樣。然而孩子們是見慣不驚的，他們知道怎樣應付這些大塊頭。

阿遂掙起身子，做作當哥哥的神氣，向着睡眠模糊的同伴嚷道：

「喝，才在這睡吶！爸爸好找！」

他又掉轉頭，很懂事地說：

「先生！我們搭輪船的！」

等到短短的警棒打來，三個人已經一齊跳向那哭鬧着的躉船上去了，受着懲罰的，不過是毫無躲閃的空氣。

被趕下船的人，坐在包袱上唉聲嘆氣，眼巴巴地望着輪船慢慢離開。有些人還站在蘆船的邊沿上，妄想船尾掉近的時候，能夠揪住甚麼吊上去。一個斷了腿的傷兵蹲坐着，背靠在「繞緯」的木樁上，發氣地嚷道：

「來六個銅板——豆漿！」

孩子們在他面前立定了。他們認識他，並且相信他是一條好漢。阿遂搖一搖頭，伸了一下舌尖，很僥倖地說：

「嘻！差一點兒吃幾哭喪棒！」

一個頭纏繃帶的傷兵，拐過來問：

「弟兄！你也是五師的麼？」

「爸爸他們是天兵！」斷腿頭也不擡，氣沖沖地回答。孩子們拍着小手笑起來，剛才的恐慌已經同睡眠一起跑掉了。

在垃圾堆上，只剩下兩三個人了。

一個收買舊紙片的，已經把「擔子」靠上肩，準備走了，看見阿遂他們奔來，于是笑罵道：

「昨夜準定偷人來的！」

「偷你媽那個！」阿遂笑嘻嘻地回答。

但是，笑罵了笑罵，情形並不够叫人開心，時間確是太晚了。瞪瞪墟場上冷淡的光景，一齊不約而同地吼道：

「乖乖不得了！」

于是弓着腰背，拐着肩頭，望小小的土堆衝去。一個正在搯掘着的女孩子被他們撞翻了，手脚朝天。

「看把尿罐子碰破啊！」擔着籬筐的人大笑起來。

那個吃了虧的小人震耳地哭嚷着，周身搖動，兩隻手打着垃圾，就像拍打風琴

鍣子一樣。

「這裏不是還有多寬麼？」阿林抱歉似地說。

有人咕咕咯咯地插嘴道：

「寬！你們都搶完了，寬！」

「關你屁事！」阿遂狠狠地罵。他又扭着蹲下的身子，向自己的夥伴嚷：

「搯你的泥菩薩過河，自身都難保呢！搯你的！」

他們的手肘簡直只有筷子一般大小，然而長期的饑餓却使牠們敏捷有力，靈醒醒地搯掘着，泥土率率作響，這彷彿是說：我要活！

那個女孩兒終于立起來了，嘴裏喃喃着，急急忙忙地揩眼淚。她怔了一怔，提筐也沒帶，擡起小毛辮，走了。

「筐子不要了麼？阿玉？」另外的孩子問。

「阿遂那支角去啊！」

三個人懶心懶腸地站起來了。風從墟場上蕩過來。浮在饑餓的眼底的，是泥土，塵埃，紅頭蒼蠅……小小的心沉下去了。

一個高大的婦人，拖着阿玉從一排草棚的拐角處癩過來，人還沒有到，她的聲音就跳攏了。阿遂他們想到溜走。

但是，已經沉下去的心，是不能決定甚麼的；也來不及了。

『是那些，是那些！』婦人一現面，就鼓着大眼睛亂嚷。

不等那還掛着眼淚的女兒開口，她已經撲在孩子們面前去了。大鼻子在他們底臉上掠來掠去。

『你是那一家的？你底娘是那個？那個？』

孩子們底眼睛癡癡地瞪着了，前面是廣闊的田野，荒涼，黃黃的……

……饑餓和地主把農夫們從四面漏風的茅屋裏趕出來，於是，他們在憂鬱的田野上徬徨，拖着妻子和小孩，拏嬰兒放在籬筐裏，從這一城市奔向那一城市。然而，

能夠抓到手的，是驅逐，襲擊……這其間，一隻不可見的手，把孩子們從母親底胸堂上撕開了……

於是這些小生物被饑寒痛苦着，哭泣，叫娘……然而，饑寒又教養了他們，使他們能夠拿自己底手抓住每一根活命的草，在污濁裏，在垃圾裏……

小小的心被一種模糊的悲哀融解了，六隻眼睛瞌睡似地低垂下去。

『這些有娘生，沒娘教的野種啊！』看見孩子們呆癡癡的可憐像，那婦人不屑地把咆哮結束了。

廣場上已經空曠無人，遠望去，田野，魚肚色的天際，無邊無極的。

孩子們同齊咽了一口氣。阿林把二指頭從嘴裏取出來，怯生生地說：

『走嗎？』

河岸的邊沿上，有幾處堆了柴火，難民們在燒着食物。灶是磚頭支成的，從缺口

的地方，四面冒出煙焰，火花爆炸着。

有人伏在地上尖起嘴吹火。接着，被火焰幻化着的身子坐下去，揩着眼淚，喃喃地嚷起來：

『到處都難啊！鄉壩裏，柴總不少。問問，在冬天要燒多少！那幾乾，哼這裏——活出卵來了啊！真是……』

一連串過去，都好像在嘟囔着甚麼了。有孩子哭，聲音像破喇叭叫似的。孩子們抱着膝頭坐在門框裏，忍不住笑起來，閉了閉寬闊的嘴，阿遂說：

『這些曲辮子真夠了！是我有錢麼——』

『不！他們也討呢！』最小的阿林反駁了。

『有錢！他們賣了田來的。他們把洋錢藏在褲帶裏。』他掙起身子，固執着要人

承認。

『他們討的錢也藏在身上！』小毛附和着。

都立起來，一齊靠在牆壁上。

『這就是曲辮子啊！』阿遂的聲調柔和了。『他們笨！一遇着大塊頭就呆了，彷彿老虎，也討不到多少。老遠，把手伸出去，哼，哼，他們還打拱呢，呸！』

『得擠攏去呀笨！』

阿林的苦臉，好像使大家掃興了，就都沈默起來。在沈默的時候，一個人匆匆忙忙地順着牆挨過來。

『啊，你拿着一吓！』

阿遂接過一卷報紙，那人又急急忙忙地望船上跑去了，兩隻手抄在後衣兜裏。『亮處去！』

躉船上，是熱鬧而雜沓。有的躺着，有的坐在行李上。傷兵和水手圍着豆花攤和生燒肉。一個鄉下老從掌盤上抓起一節豬腸子，提在鼻尖當面，瞅着，嗅着。

『買麼？買麼？』豬腸子的主人吼着問。



那人嘴兩撇，擺擺頭，懶心懶腸地還了過去。老板奪過手，往盤子裏一甩，瞧不起地罵道：

「看你也不像！」

孩子們吊起脚坐在牽繩上，慌慌張張地翻着小報，鬧嚷和豬腸已經同他們沒有關係了。

挪住帽舌在頭上幾車，閉一閉嘴，阿遂驕傲地問：

「猜！這得買多少錢？」

「問你！」那小的想起旁的事了，憂鬱地打斷話頭，「他怎麼還不到那裏去呢？  
唵？」

阿遂猜到他是在問那斷了腿的「天兵」了，可是閉着嘴不做聲。小毛笑着說：

「遠哩。那裏說都說不來！」

阿遂的不動聲色，使同伴噤着了。

「媽的還不來！」他發氣地嚷。

突然他又笑起來。

『拿着！不要響！』他小聲地說，隨着輕手輕腳地爬了下去。

他拿了一個燃着的紙煙屁股，安置在一個睡眠者的腮巴上，並且還在那人的手上弄滿了口痰，同伴們也嗤嗤地笑起來了。

『作孽啊！』一個過路的罵。

『關你屁事！』他們避開面，遠遠地去等待成績去了，蹣跚着腳，活像三個小偷。他們準備在躉船上笑得打滾。

船一啓碇，被趕下的難民，傷兵和扒手，總是另外換一個地點，留下的只是一片蓋滿口痰鼻涕和垃圾的船塢。

夜深，三個孩子躍着，提起的洋鐵桶翻着筋斗，奔向這清冷的埠頭來，最後的巡

獵彷彿是勝利了。

夜是模糊而昏暗。河對岸的煙筒，水塔，房屋，都隱在潮濕的薄霧裏，只有憑着眨眼的電燈光，人才可以知道那是遠處的高屋和河面停泊的外國軍艦。一個倒明不白的夜。

孩子們却是歡喜，興奮。他們搬着磚頭砌了一個灶，堆起木塊和甘蔗皮，用報紙引燃。把阿林撿來的臭鹹肉炖在鐵筒裏。火焰映着凝在口角邊的笑紋，孩子們好似古代的鑄像了。

鐵筒被火燎得滋滋地哼吟起來。那小的一個，終於靜不下去了，他自負地說：

『喝！不是阿遂碰着，還說有蛆，不要理！』

『那倒便宜了別人囉？不要緊！病人還故意弄蛆吃呢，藥書上都寫得有。』

『對囉！媽都說過！』

『我過後還不是想起來！』阿林趕緊湊上一句。接着，他又很親密地嚷道：

「問你，留麼？」

「留個屁！只要眼睛靈醒，怕沒吃麼？」

「好！吓幹掉啊！」

孩子們呷着嘴，兩手抱了膝頭前後搖動起來，感到痛快得快飛去了。

河水拍着岸，發出寧靜單調的聲音。一個個僂着的影子，從牆上畫過去了。

阿遂從灰布中山服的衣袋裏，掏出一節香煙屁股來向野灶裏取了柴火。但並不馬上吸燃，他向小毛嚷道：

「添柴——會煮到明年呢！」

他做出一個大人的姿勢吸起煙來。阿林看他吃得很滿意，於是又問起話來。

「問你！我們這樣大的也要麼？」

「那不是！」把煙蒂甩開，閉着嘴吞一口煙氣。「不是說小的還厲害些麼？一樣打扮，倒不像鬼子的啊！一人一隻鎗，一隻矛子，有紅纓子的。啐一聲殺，喝下操呢也唱

軍歌。只是太遠了，還要保人！

小毛已經把火吹旺了，插嘴道：

「說是嚴哩！還要讀書。我倒不幹囉！」

「人家也不要你，連汽車都怕。喝！還撒尿在褲襠裏呢！哈哈！」

那「不幹」的拿污濁的二指頭捂着鼻孔，頭低下去。同伴拍着手笑。鐵筒裏水聲沸沸，彷彿也在那裏笑人撒尿，笑人膽小，小小的心被悲哀侵襲了。

「啊！他還哭啊！不羞麼得硬點呀！」

「說到玩都不興……！」

「問你，阿遂那天，問問看那個大塊頭把哭喪棒這樣——！」

「你就是愛說話！還有，太小——啊！要得了吧！」他急急忙忙伸手往鍋裏掬。

「還得煮！」他用柔和的聲調接着說，「好，打來了都得加入的！我們沒有錢。大

紅袍不行！他穿大紅袍呀！」

「好羞啊！那還是「彩行」裏的呢！」小毛也掛着晶瑩的淚珠笑了，好像他已不再撒尿，膽小。

從河面上吹來颯颯的風。火焰更囂張了。在紅紅的火光中，六隻眼睛放着光，期望着豐富的晚餐。

月亮從光落落的河岸上灑過來，亮晶晶的，彷彿白晝一樣。在貨倉的門框裏蜷伏着的孩子們，已經不是三個，而是五個了。並且，他們的黑瘦和襤褸雖說是與阿遂他們相像，但這裏邊却沒有他們本人。

從蜷伏着的人堆中一種尖音發氣地吼：

「哄你撈屁！人家軍隊上說的你問着，你們到過那裏呢。」  
幾個矮矮的影子畫着牆擲過來，在鐵門邊，就映着不動了。

「喂！我們拏漿糊粘在壁頭上麼？」

「還是我們的地方呢！」

「看把皮褂子扯爛啊！」從遠處送來瞌睡的罵聲。

可是，這些小人兒並沒有鬧到打架的地步，大家打緊一點，就都挨着睡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

## 恐怖

一到夜裏，水車底清厲的聲音，就可以分明地聽得見了。頭上是秋的天空，很高，飾着繁星。外面的街道好像是死滅了。平常在這樣的時候，充滿快活的草坪，洗盥室，也死滅了，兩三堆人都默默地把腳泡在水盆裏，不作一聲，也不動一動。

燒開水的老頭子立起身，打個呵欠，帶着渴睡的聲音嚷道：

『老師們還要麼添水了！』

水盆開始淺淺作響。有的從盆裏提出冒氣腳的脚揩着，有的還是不動，有的吸燃煙，但沒有應聲的誰。

『好那添水囉！』

他嘟囔着，兩肘在腰肢上幾揉，到草坪裏的井邊去了。桶撞着井底，撞着水，發出



空洞的響聲。睡去的蟋蟀也像給驚醒了，唧唧地叫嚷起來。

『唔！』

許多頭轉向那發出聲音的處所去了。於是那人抽了一口煙，接着說：

『大家聽到甚麼消息麼？連許多藝術家也變成和尚了！可是危險並沒有同頭髮一起削掉！在少城，那紀念碑旁邊，躺着的兩個却正是道地的光頭。只要他們順了手，一馬刀，身上粘一個條子，你就只有慢慢地去同閻王爺分辯好了！可是，我們還舒服地湯着腳，心裏想着愛人，看看星子……這水車叫，就像鬼哭樣！』

水車更叫得大聲了。這彷彿不是一種聲音，而是一種感覺的結晶體，穿過清冷的空氣，打在人的心坎上。街上賣餛飩的突然無精打彩地叫起來，接着，又沒聲沒氣了。

燒水的回轉到爐邊去，取下掛在牆上的煙袋，裝上煙，在爐子上叭叭地吸燃。他用手捏了一捏煙頭，吐了一口濃痰，吸食起來。

「那，老師們當真×起來了麼？」

「是呀！同志，明天就要打到了啊！燒水的同志，記清楚，我可沒有壓迫過你啊。而且，每次湯腳，總是自己提水。」一個胖子半玩笑地說，一面搓着腳趾。

「你老師，甚麼呀，總是玩笑！」老頭子有點忸怩了，擱下煙管，用鏟搯着火。

可是，對這可憐的玩笑，並沒有別的人起一點反應，大家反而更沉默了。在沉默中，各人聽着自己的心跳，他們連星星也怕看了。頭彷彿要低垂到膝頭上去。從學校園那面送來了涼爽的風。

「好像在等死啊！」一個摩了摩光光的頭頂，苦笑着嘆。

「比那還難過呢！」有誰接着說，「判了死罪的犯人，究竟沒有旁的希意撩亂他，他可以一心地等着，管牠是死是活。我們明天該捻着的鬪，你說，是那一個字呢？全過碰啊！自然，要是不順了手……鬼知道他順不順手！」

「大家守閨好了呀！要是還躲不落，那麼，運氣，運氣！」還穿着夏季學生服的長

子，跛着鞋，向草坪對過的甬道走去了；影子消失在黑暗裏。

別的人也把腳從盆裏提出來，蹬在長凳上，用毛巾揩擦着。老頭子不耐煩地嚷道：

『怎麼不洗了？那下火囉。』

在寢室裏，有人還哼唱着甚麼調子，但突然大吼了幾聲，被蛇咬着似的不響了。夜深深地黑下去，水車底聲音也就更淒厲，更撩人，蟋蟀更了不得地啾啾唧唧地鳴叫起來。

幾百隻眼睛都直瞪着帳頂和花的望壁。他們不知道動一動，也睡不穩，漫漫的長夜像是把他們悶閉了。有的問或嘆一口氣，或是叫一聲同寢室的伴侶，但是，不管有沒有應聲，接着卻總被黑暗同靜寂所吞蝕，沒有人聲，也沒有人氣。一個個僵僵着的黑影，賊也似的，毫無聲息地跑遍了每一排寢室，又無踪無影了。

在第三號的門牌裏，有人談着話：

「你也沒睡着呀？！我想起一個陳舊的故事了。說是張獻忠剿四川的時候，正借住在一家破廟子裏。你知道，說是這先得找一個人開刀，祭旗。翻開天書看，唉，那第一個該殺的，正是那個招待他的住持。這叫他躊躇了，決斷不來。不過，張獻忠終究還有幾分人氣，就先叫那和尚到了日子躲一躲。開刀的日子到了。帶着刀，四下一望，連鬼影子也沒有！可是時刻是不能錯過的，就刷地向山門外的一株老槐劈去。樹子劈斷了。那空洞的樹身裏面，却滾出老和尚的頭來……」

突然，從別個寢室裏的窗口，跳出一串苦滯的聲音：

「唉，那位密司脫有煙捲麼？」

沒有回聲。顯在夾牆上的一團黑影消失了。遠遠地傳來了紅眼圈更夫的木梆聲：托——托，托。於是幻想小鳥似的飛過，大家的眼睛是更張大了。

他們懾伏在老和尚逃不脫的命運之下，想着明天碰着的或生或死，想着那另一個世界進行着的歷史，他們希望着那鈍重地落在人心上的，是最末一次柝聲。水

車聲是更清厲了。

聽着水車叫，人便想到那大而平靜的河流，兩岸篷生着蘆葦和灌木林。月光瀉在蘆葦上，煙似的林梢上，水上，屹立着的車棧上……而水車轉着，轉着，濺起一切流過的水。我們底歷史也像那水車，許多弱小者都被濺向恐怖裏去了……

有誰從黑暗的走廊穿過來，拿手掌圍住嘴，壓小聲音嚷道：

「老師們起來……大家……快呀！」

隨着一片很一致的沙沙聲，許多頭靠在護窗上了。

「甚麼？」

「啾大聲點！」

「圍住了！」

一切聲息，斬釘截鐵地沈了下去。

「怎麼辦啊！」

有人開始絕叫出來，於是有的也跟着哼聲嘆氣了。有的還是呆呆的說不出半句話來。一種低沉的擾攘更使空氣靜得怕人了。

「甚麼？這是那來的？——洋火在那裏呀！」有誰在門邊拾起一張傳單，戰抖起來。因為那上面寫着幾句關於慶祝那在二百里外正建設着的新組織的話。

「我門前也有呀！」

「作孽啊！」各個人都在自己門前發現同樣的傳單。於是大家在恐怖的海裏沉得更深了。

「不要怕！這不能算是證據！」

「找辦事人去交涉罷！」一種帶哭的聲音嚷。

一個老頭子，一隻手提着後衣包，踉蹌地從甬道上跑過來：

「不要吵！有甚麼嫌疑東西先燒了再說。不會就來的，天還沒亮哩！」

「先生！不會亂來吧？」一齊小聲地問。

「當然！他們是按名捉拿的，——你們是麼？」

這一反問，大家好像很聰明了，於是齊聲嚷道：

「對囉！雷打人總也查個善惡呀！」

「大家，同學們，燒了書再說！別只管發議論了。」

人們往寢室裏爬去了，拿出所有的書來，用火柴點燃。火堆很有秩序地排列着，拂着風，噴着煙和火焰。幾隻驚起的烏鳥在學校園的大槐樹上噪嚷着。水車揚着悶人的聲音。

「唉，不吉利！像燒倒頭紙啊！」

「問你，連小說也一起麼？」

「是呀！紅封面的，毛邊的，一起啊！」

一個穿長衫的，坐在階石上，拿了一根鋼筆桿在翻撥着冒煙的紙堆，他一面慢

慢地說：

「要是我們是，或許還沒有這樣危險罷！你看！頭也剃光了，書也燒了，心裏却還是恐怖着——怕順了手！倒是那些真正在幹的……我心裏發慌……真是不明不白……」

遠處有鷄叫着。在蒼白的曙色中，黑的紙灰飛舞着。曉風使人感到寒噤。

有人提出意見來：

「唉，我看，同學們睡着等好啊！不然還以為……」

大家一齊馬上悟出這話的真理了，就又趕急離開倚着的門枋，跳往寢室裏去。

「紙灰哩？」

進去的又退出了。

「老師們進……來……」戴黃氈窩的校役把頭伸出過道口，叫了一聲，沒見

了。

接着是一個大的忙亂與恐怖：用手，用臉盆，有的用衣兜弄開着紙灰；有的順手



推到砌石下去，有的跑着，細聲叫着，而終無法可想，然而，每一排校舍是站着崗兵了。在恐怖的包圍中，嚇人的吡吼中，所有的人都應過名，而且在馬燈的黃光下被審視過了。軍官却搔着酒疵的臉頰躊躇起來。在躊躇當中，兵士們拿白亮亮的馬刀在柱子上和門枋上搓着耀眼的刀鋒。

『大家進各人的寢室去！』

終於，一齊頂着原封原樣的腦袋，輕輕地鬆着氣，吐着舌頭，退進各人的寢室去了。

『這些人都是真名嗎？』軍官隨又橫了眼問。

『當然當……然！』學監忍着呵欠，嘻嘻地回答。

但是軍官并不就走開，咬着下唇想了一分鐘；又揚起眼直瞪着立在面前的排長，下巴向上一點，——好像是說：『哼！交白卷麼？』接着厲聲道：

『挨戶清查！』於是穿過甬道，到準備室去了。

曙光照在校門口架着的機關槍上。那花白鬍子的看門人，咳嗽着，拿大掃帚在掃着地。在停着喘氣的當中，他並不是向着誰，含糊的說：

「這年歲，是地脈龍神也不寧呀！……轟轟轟，轟轟轟……見都沒見過！真是少有！」

於是搖着腦袋，又唉聲嘆氣地從新打掃起來。突然，一陣脚步聲把他從不平中喚醒了。幾個兵士擁出一個發育未全的青年來，他們掀着嚷着，往校門對面的草坪中去了。

青年人被推向染上曙光的草地上去，踉蹌着，正想站穩脚步，卻已經撲在血泊中了。他底手向衰黃的草叢撩拂着，還沒揪住，第二刀又劈下去了。沒有叫一聲媽。士兵們在他身上粘上一幅白紙條：殺人放火的……。

另一簇人又擁出來了……

一切靜寂。街上依然沒有行人。人聽着昂昂的水車叫，就想到那俯瞰着江岸的

巨人，轉着，轉着，濺起一切流過的水，在曉色中消逝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

## 瑩兒

孩子一生下地我就隨時叮嚀着：

『瑩兒要讓他粗野些啊！沒嬌慣了。』

然而對這叮嚀，妻總瞟着不相信的眼光，有時還故意做出親暱的樣子氣人。

『你看，對瑜兒你總算盡了做母親的心了吧！怎樣？』

後來，我甚至冒冒失失地例舉那天亡了的第一個孩子警告她。這一來，妻底對孩子的擔心更不成話了，恨不得終朝啣在口裏，一刻不見，就『瑩瑩呢』『瑩瑩呢』地亂嚷，即使被絲線撞一下，也『痛麼？寶寶！』地嘮叨着。

有一次，我着實看不過了：

『我看你要嬌慣壞了才安心罷！沒錢人又怎樣呢？我看，要慣死才相信！』

回答是一片沒有料到的模糊的哭嚷。並且繼續嚷了兩三夜，說我存心咒她底寶貝，說我是黑心肝……從此，我也就少注意孩子的教養了。一則，每天要到學校裏拌幾點鐘的嘴，回來又要儲蓄次一日的癡話，已夠人忙了；二來呢，孩子快滿五歲了，却還像嬰兒樣，一時一刻都貼在母親底胸膛上，臉色紙一樣白，吃淡薄的牛乳都會停食，我又不肯拏出自己的主張來，怕萬一發生甚麼差錯；心想好罷，看你把他怎樣說來，我是在同妻賭氣了。

唉，女人家是多難纏啊！至少，我底女人是這樣，無事的時候，總頑固地稱狠，可是，一有風吹草動，就嚇得像甚麼似的，拏不出主意來了。

日子我還清楚地記得，是五月前一個禮拜日的晚上。夜已深了，月亮像一個蒼白的浮腫的臉在向窗內窺視，突然，妻像鬼影似地坐落在我底書桌對面了，一會，怯生生地說：

『方子都用遍了！怎樣啊……』

「嗯」

我並沒有把眼睛從書上移開，只是漠然地反問。其實，妻說的甚麼，自己問的甚麼，是一點也不清楚的，我那時正抱歉自己底記憶力，已經被許多不必要的廢話弄壞了。

「唔？」

妻還是沒有張聲。從經驗，我嗅到某種不快意的氣味了，於是把鼻子從模糊的字堆裏提出來——妻在幽幽地暗泣呢！

「唉，又是這一套說好了呀！」

這一下，更是手蒙了臉，放開嗓子哭了！好在我雖說吃驚，却還沒有嚇跑了自己的習慣，於是拍着她底肩頭，我唱起老調來。

「啊，啊，羞呀！——好！是我不是對罷？啊！說呀！你看，我多難過！」

「你也曉得難過麼？」

『好，就算我是木頭！但是，甚麼呀？』

後來，總算啾啾地，把一切說明白了，還不是孩子的事！

跑進臥室一看，果然，小小的身體，只賸一張皮和一付骨骼了，眼瞼下垂着，顯出似睡非睡的神氣。

『唉！這就是你當母親的成績啊！』

或許是我們張惶的樣子太嚇人了，瑩兒也突然哭起來。

『啊，啊，寶寶，啊……』

我一面安慰孩子，一面抱怨着妻。但是事情已成了這樣，你指着鼻子，我指着眼窩地互相嘮叨一陣，又有什麼意思呢？

『唉，你們的話也難說啊！——還捱麼？請醫生呀！』我終於這樣結束了毫無意味的抱怨和着急。

從這夜裏那個留長指甲，說話口水亂濺的中醫起，在一星期當中，中西醫生接

連換了三四個；病症，雖說說得有點恍惚，但我相信都診斷得不錯：虛弱。可是，藥却一點也不見效。

自然，這病不是短期間可以醫好，也不是靠藥瓶子藥湯罐可以醫好的。重要的是在能夠使他喜歡玩，喜歡跑跳，像我自己幼年在田埂上抓泥土玩那樣。總之，要從母親底奶子底下解放出來才好啊！

「怎樣？讓他粗野些試試看，不要再婆婆媽媽的了！」

妻總算聽了我的意見，接着就買了些運動玩具給瑩。孩子的臉上，不久，果然有點血色了，這才叫人稍稍安了心。

唉，那騎在小小自動車上，踏着腳，把臉都給掙紅了的樣子，現在想起來，還活現在眼前呢！唉，那蘋果色的臉……不要想這些了！

的確，沒到一月，孩子就好了多少，彷彿能夠看見他生色，長肉，再少瀟着睡眠不足的眼皮，張着小口，拖着妻底衣角，「媽媽，」「媽」地叫着的可憐的樣兒了。



「怎麼早聽我說——」

「對！你能幹！」妻笑着截斷我。「只是地方太小了，——呀！當心！」

地方真太小，瑩兒騎着車，不到幾步就碰牆壁，並且空氣很壞，輕軟的煤煙斑斑地貼在流汗的小臉上，暑假能夠搬到市外住一住，那就好了。

「我相信，孩子會發胖呢，只要挨近鄉間住。」

「不是麼？搬一搬好了啊！唔？」

想起來，這又許竟是我的錯誤了。自己不先提起，或許不會搬到這使人傷心的屋子裏來吧？瑩兒也不會閉着他底小眼睛，沒理會爸爸媽媽的哭泣和嘆氣吧？因為，自從我一提起搬家的話，妻就每天「早搬好啊，」你看，儘都服不起原呢，」地同我拌嘴，要我不等到暑期就搬到市外去。後來，真地搬了，而不幸的打擊是來了……

屋子是坐落在市北的盡頭，一層樓的小洋房，左右有兩三家木料廠，同一些低矮的，銹鉛皮蓋的小屋，除了鋸木的柔和單純的調子，被空曠的田野磨輓了的遠遠

的火車聲，沒有一點聲息。走出繞在門前的長長的籬笆，在初夏透明的空氣下躺着碧綠的田地，一住定，好像孩子胖胖的臉已經輕輕地貼在我頰上了。

「你看，好多了哩！」

「不是麼來！瑩瑩，跳給爸爸看！」

這樣，我們一有閒，總是把孩子的體重，顏色，飯量，玩跳的事當作談話的資料，彷彿就說幾代人那樣長的時間也不會敗味。

倘是遇見瑩兒不愛跳動，呆拖着妻叫「媽」「媽」的時候，妻便像失掉了靈魂似地問：

「怎麼不舒服麼來，媽抱！」

或者，夜裏陰沉着臉，飄到書房裏來：

「唧，今天沒玩呢……」

「病了麼………噯！」

「不連車都沒騎！」

於是我總不能不跑去瞧瞧。可是，總又並沒甚麼：

「不要大驚小怪的！任他好了。」

一天星期早晨，妻像剛結婚時一般的活潑，帶着一根秤，跑到書房裏來，說：

「看重了半斤多——會像你個大胖子樣！」

「尖嘴來，瑩！爹量量看！」

妻也替我更大聲地叫，空氣都被快樂的聲音震響了。可是，我們重了八兩的孩子並沒有跟着叫聲歡躍進來，也沒應聲。

妻惶感了。灶屋裏的江北娘姨忽然吼道：

「少爺在曬台上罷！太太！」

我和妻想也沒想想，就奔到曬台上去。可不是麼！孩子正立在牆邊的一只矮凳上面呢。

『媽看！』瑩車過臉來向我們嚷，跟着，又把尖尖的下巴靠在牆沿邊，拏糖果往外面亂撒着，一面嚷道，『啊！接着啊！』

『啊呀！當心吶！』

我們跑去扶住他，順着小手望了過去：五六個襤褸的小孩子，弓着腰，拐着肩頭，正在一座垃圾堆上小牛似地互相擠撞。這在原先，我們並不知道，因為還沒到籬的那面去呢。

『怪不得我時常聞着怪氣味！』

妻驚慌地說，彷彿真有一股粗大的臭氣，從那些孩子們歡躍着的垃圾堆上發出來，並且像針似地刺入她底鼻管了，拖着瑩兒就要走。

『不！我看……我不走呢！噯……』

『還離得高呢！——別人喃？』

『我聞着都頭昏啦……啊，媽給好東西！』

在妻哄騙了好久，並且答應買一架火車玩具之後，孩子才哭喪着臉，由妻抱着下去了。

我却徬徨着，被一種想抱怨人，想發點脾氣的心情所占據。但是，抱怨誰呢？妻嗎？  
瑩兒嗎？那些垃圾堆上的小英雄嗎？我自己嗎？我通通不明白！

我又貼近牆去。這時，一個戴着變了形的黑呢帽，帽簷下露着短煙袋的漢子，拖着，一輛方形車來了。接着，許多黑水晶似的眼睛，拋向那車箱去，小小的身體鑽動了。

『小鬼們！又亂撞罷！……讓！』

拖車的人笑罵着。等到拖近上堆，便把車箱上畫着白色字樣的一面取去，兩隻手一推，於是，那滿載的黑褐色的穢物，便坍掉在那被無數求生的小手掘鬆了的地，上，堆集起來。

一場衝撞開始了。

頭亂鑽着，拏膀子互相掀開別人的屁股和腦袋。一個帶便帽的小姑娘，被那大

塊頭的孩子撞翻了，于是躺在地上哭罵，一會，她從口裏取出一塊東西瞧瞧，又放進嘴去。接着掙起身子，又擠進混亂着的營陣去了。另一個又被推翻了——不哭！那一挪帽舌子，重新擠了上去……

那已經坐在「車把」上休息着的老頭兒，隨時把煙袋從嘴裏取出，笑着嚷道：『不要搶！都有分小鬼！』

我興奮得想要笑出聲來，然而一個模糊的意念使我一怔，火熱的情緒低落了。我慢騰騰地離開曬台，想着那些孩子，想着瑩兒。想着我在田塍上抓土吃的幼年，想着我是被一種特殊的機會和教育帶到另一種生活裏來了，心裏就難過……

妻的聲音從沉思裏把我喚醒了。她還在同娘姨吁嘴，說，爲甚麼不帶耳朵，偏要忘了關曬台的門！

從這一次起，我對妻付與孩子的關心，發生反感了，她一提起瑩兒的肥了或瘦了，我總是生氣地回答，『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也不看她底臉色。

好在妻也少同我談起孩子的事了，只是不時說些挑釁的話，如像，『孩子今天，剛說完半句，又突然改換口氣嚷道，『好！別人不高興聽！』由她對於我底苦笑和不張理的習慣的解釋，她是相信我底位置又發生問題了。

其實出毛病的，倒是我底腦筋啊。

那些求生的小手，是把我底心情攪亂了。但對這，我無怨意，因為牠給我機會看清楚了自己底腐爛。

當我看見自己的孩子，別人的孩子，不管黃的或白的，那穿着海軍服或獵裝，有着漂亮的小皮鞋的一切小廢物，我總想擰着那蘋果似的小臉問：

『你們才是娘養的麼！』

我又想，要是把這些戴着牙紅邊的運動帽的寶貝，扔向那垃圾堆去，恐怕會像被棄的小耗兒似的死去罷！

唉！瑩兒倒做了第一個試驗品啊！這是偶爾中了我底懺語，也是支配着每個生

物的法則底必然結果呢？我們這些單吃不做的灰色生物，已經失掉生存的自然能力了，就連幼小者也受了我們空虛生活的累！

要是我也像自己的父輩樣，在烈日下，在風雨下，推着犁頭，揮着汗水，用自己底手爭取自己底生存，那，螢兒會正筋蓬蓬地騎在大黃牛的背上，大聲武氣地吼着山歌罷？我詛咒這空虛的生活，詛咒那我僥倖得着的特別的機曾和教育……

一天，我正從學校裏回來。剛跨進門，一片吵嚷聲便把我驚嚇住了，一問，又是孩子！

孩子不見了。妻罵娘姨不常心。娘姨拍着圍裙回嘴道：

『你只叫關曬台門呀！』

『屋子裏不見麼？到外面去找好了呀！』我攤開手望着妻嚷。

于是我把皮包遞給妻，匆匆地退出來。蜂子到處嗡嗡地，風帶着鋸木聲在田野上飄蕩着，一條黃狗消逝在綠色的田野中去了。



我又往屋後轉去，瑩兒坐在地上哭呢！

「怎樣……啊，爹抱！」

垃圾場上這時只有很少的人了。一個較大的還懶懶地工作着。其餘兩個出奇地望着我們。我笑着望了望那些像飽有生命的經歷的臉，對瑩說：

「你看，啊，羞呀！」

「他自己摔到了的，這裏！」那腰肢上縛着麻帶的小女孩說。

「關你鳥事！濃炮！」掘着土的孩子罵。

「呀！他怪我們呀！」

原來是錯聽了我的話了，他們自家嚷起來。

「那……」

唉！我剛要開口解釋。一股死屍似的穢氣撲來，於是太陽穴發脹着，我快昏暈過去了。我本能地抱了孩子就走。

我在籬笆邊碰着妻。她驚叫道：

「啊！怎樣了！」

「在垃圾堆邊摔倒了呢。」

「甚麼？被那些小鬼摔倒了麼？叫沒出去呀！」

「那裏，你胡扯……」

「來，我看這些小鬼啊！」

「那裏……他自己！你問看！」

「總是自己的人不是啊！臉色多壞呀！」

妻同我一直爭嚷到屋子裏。她對我底分辯和解釋好像耳邊風一樣，我於是氣憤地說：

「也還沒死呀！未必給償命麼！」

「那是甚麼東西配咒死了你多好啊……」

事情像做作似的，就在當天夜裏，孩子發燒得灼人，病在床上，並且，**唉**並且兩禮拜後，嘴角牽線地流着淡淡的血水，死了！

娘姨拏手指揉着瑩兒半睜的眼臉。我被突來的悲痛打擊得說不出話來。妻呢，却更嚷鬧得利害了。

「咒死了你多好啊……我要叫你把他吃了……」

「**唉**，太太！**死**都死了，總該啊！」

「**放屁**！給我滾！你們打起夥兒……」

娘姨于是氣得直跳起來，拍着圍裙，往復地嚷叫着，「**我敢麼**！」「你看我咒過**小爺麼**！」

這簡直吵得人太不堪了！我憤憤地叫道：

「怎麼不該呢？**娘姨**說的不錯啊！看那些你咒罵的小鬼罷！他們襤褸，他們沒人叫「**寶寶**」——**寶寶**！」他們在發臭的空氣裏呼吸，他們在垃圾場上同飢餓奮鬥，可

是，他們却筋蓬蓬地生存着！他們還要一直奮鬥到像他們的父輩樣，用自己底膊膊拳頭活下去！而且……唉！不要哭！不要鬧！我們這些好吃懶做的，都快要到歷史的垃圾堆上摔死的快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

此  
页  
空  
白

## 沒有料到的榮譽

麻子老板和他底癆病婦人，究竟還知道愛惜他們底精力，昨夜裏嚷到兩點鐘的時候，我們也就得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但是，早晨，我還沒睜開眼睛，這個泥潭似的小世界，却又咕咕咕咕起來。

心裏好不舒服啊！他們爲甚麼不讓人安靜呢？并不是了不起的大事呀！簡單得很：一個拖了二十三塊錢賬的客人偷跑了。就這樣！

鬧一陣，未必騙子會跑轉來，把錢用茶盤頂在頭上，跪着進來，說，『請收了罷』嗎？蠢極了！

我承認，這個人逃了，我倒十分滿意，要是我當老板，那就早把他當着乾狗矢似的扔開了，即使欠了二百三十元的店賬。

多奇怪！連排字匠的大胖子，近視眼的寫字生，他們也很感興味地在高談闊論！他們不是同樣討厭那個人和他那不名譽的瘡麼？

這排字的，還曾經幾次，當着騙子談話的時候，用指頭挾着鼻端，說，『那裏，又在刷馬桶呢！』看他自己竟又抱着馬桶親嘴了。

『唉，我說跑了呀！』

『多可惜吶！親愛的馬桶！』我忍不住了，從鹽菜味的被蓋裏探出身子，憤憤地望着胖子底眼窩說。

『給三姨太挪……』

唉，夠了！我猜想這個胖子又要說過火的笑話了，趕緊拿被蓋蒙住耳朵，任他去瞎嚼蛆。三姨太三姨太，早已聽個夠了，那被調笑的對象已經跑掉，爲甚麼還喋喋不休呢？多無聊！

就在我跨進了這被屁股磨光了的門限的第一夜，熱極了，到馬路上去兜圈子

罷，還是不涼爽，風好像也被甚麼混蛋當成食糧一般地屯積住了，真要命！於是只得攤在床上。四面發着鼾聲，摩托卡在遠處叫。

「吃冰——來麼？一人三個銅板！」

我快要迷迷糊糊的了，一種刺耳的燥音從對角的鋪位上擲過來。但是，沒有誰應聲。

「出錢呀！我跑路！」

一會，就是那個騙子，跟踉地跳下床，繞着上上下下的鋪位察看。

「唔？死尸……要命啊！」

「要是三姨太，那倒值得三個銅板囉！」睡在我上面一舖的排字匠，同我一樣，大約想發脾氣了，諷刺地嚷。

「會想呀！流氓！」

可是胖子翻了一個身，算是回答。



『唉，也是在遠東飯店，』我以為這位不識趣的人物，可以啞住了。誰知他坐在門限上，雙手搔着大腿，想了一會，自言自語起來，『想玩會涼的……嗤，嗤……就把冰結凍這樣的……嗤嗤……媽的，她嚷起來，嗤嗤嗤……』

可是，這無恥的談話，沒精彩的笑，並沒有逗出任何人的銅板；他自己隨着也就沉靜了。然而從這一夜起，我厭惡他了，那個生楊梅瘡的流氓！

第二天，剩餘的瞌睡剛被一個把腮巴子都弄痛了的呵欠趕走，多可笑！又是三姨太過來，三姨太過去了。

『唉，究竟，三姨太是誰？』下午，我問在棧房對面喝楊梅湯的排字匠。

『鬼知道是誰！說是他的姘頭啊！』

胖子答應得很勉強，好像同我發氣似的，我的好奇心也就馬上減低了。

可是一件小事，不注意這倒也算了，要是一留心，就會處處見鬼！從這以後，三姨太這幾個字，好像同我底聽覺分不開了，自然，這一半也由於失業當中的無聊。

「喝要是碰着三姨太……」

當他同人爭論起甚麼來到了無話可說的時候，當那惡瘡痛癢到他發燥的時候，老板強要店賬的時候，他總拏這一句使人聞到腥臭的話出馬，真討厭極了！

其實，三姨太是甚麼東西呢？將軍們的罷，大肚皮商人的罷，那只有上帝明白了，他說不清爽！

「唔，我怎能說呢？指給你看好了！」

「這簡直露了馬脚了，扯白鬼！」

自然，無論那類的姨太太，並不比野鷄清潔得多少，並且從他底骨格上看起來，他原先會有被姨太太們愛的資格。不過，我總想這會是一個欺騙，因為他說得太自負了，因為我想使他從欺騙的敗露上閉了鳥嘴。

過了不久，在人衆底熱烈的諷刺和熱烈的嫉恨底下，三姨太從他嘴裏，終於像肺癆病者的綠痰似的吐棄了。然而，上了臉的楊梅瘡，不付店賬帶來的吵鬧，自吹自

播的聲家，却更叫人感到惡心。

『當了褲兒也去醫一醫哩！』

一天，排字匠用厚厚的手掌掩住口，做作快要發吐的樣子說。

『甚麼你就沒……』

『臭貓是我麼？黃浦江沒蓋子啊！』

『你是甚麼……啊，兇了……』這諷刺使得他連耳根都給氣紅了，於是嚷叫起來，一面一隻手陳了唾沫往瘡疤上抹。

『唉，你買一個苦膽吃吃看！』那神情使人看了心翻，又感到可憐，於是我說出一個中醫講過的驗方來，叫他試。

『狗尿就好啊！』

『想起愜意的時候，也就滿不在乎了囉！』接着胖子的臭罵，近視眼也跟着滾上一句。

在三四個客人當中，文皺皺的寫字生算是他敢於反抗的對手了，奇怪，這一次却僅被凝視一下就完事，無可奈何地向地板上畫字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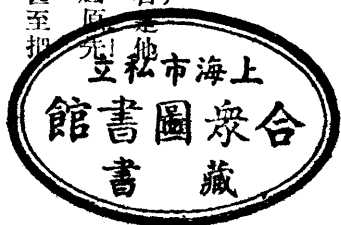
「唉！」一會，他嘆口氣，恰像才從深思裏醒轉來似的，於是又千篇一律地發起感慨來：

「現在是該受屈啊！原先麼，哼——今天多久呀？」

「是該得掛號信的日子啊！」

排字匠的刻薄，使大家都撲地笑了。原先，原先，好像同我們這一堆人住着，是他不得已地低了身份，是我們的光榮似的！在惘然若喪的時候，他總是吹牛他底原先！數不清的田戶，老祖母床下埋着幾缸現銀子，縣長上任先要拜他底爸爸，唉，甚至把一年要殺四五條豬做鹹肉的話都說了！

其實，他究竟是怎樣的人呢？我們都很含糊，對於一個厭惡的人是只有憎恨和攻擊，誰也不願清楚他底底細的。



「一回，我偶然做出老實的樣子問：

「喂！怎不回呢？這比家裏好麼？」

「比家裏好！比家裏好！誰不願意回！」

「那……」

「要回去得來啦！回去說得便宜！」

他出乎意外的認真態度，使我開玩笑的心情馬上退縮了，並且直覺到，他一定做了甚麼見不得人的壞事。

「唉，總有一天……」他沉思了一會，又斷斷續續地說。可是接着，我當真誠誠實實在問他的時候，他甚麼也不說了，却拏一種告憐的神情要求我借一盒煙錢。

從這回起，我對他有幾分哀憐了，於是跑去向老板娘打聽；那癆病婦人氣沖沖地回答道：

「說是家裏被匪占了。說是家裏趕散了。管他趕散不趕散，店錢總得給！要騙脫

倒不行！我們開門就要錢花！

這一來糟了！夜裏，麻子老板比往常更兇地向他討起店賬來了，好像是我的問話引起的一樣。

「我不要錢了！走沒說的！」老板抓住他底領口，要往捕房裏拖。

「你不是剛看我交了快信麼？」

「我不是小孩子夠了！」

「好的！只要你不希望拏錢！」

「那，究竟甚麼時候有呢？」

「月底——不要慌！昨天碰到同鄉的。說是家裏的確搬在漢口了。」

「扯白！走！我不要了！」老板突然翻悔起來，癆病婦人也打夥嚷道：

「流氓！老娘不要錢——笨豬拖他去呀！」

「嚷你媽的……！」

結果，老板夫婦自家吵嚷起來，彷彿這一切都是自己不是了。

「聽！只要十天！你們自己何必生氣？」

「夠了！排字匠說，『不要裝正經人！限期給錢好了！你還要勸呢！』」

「十天！準定十天！你們要相信我呀！」

有甚麼辦法呢？老板也只好十天以後再說了，吵嘴，送捕房，總沒有拏錢的希望實用。

在第八天晚上，這流氓突然不見了。這時，人們正爲着九一八的事件砍指頭，流眼淚，我們這個小小的世界，好像也遭到甚麼國難家難了，客人們都喋喋不休。

「笨豬！我說靠不住呀！」

「你只曉得抱怨啊！」老板的氣也發不起來了，讓婦人罵。

一個整夜是在嘆氣和抱怨，和客人底推算研究中過去了。誰知道第二天早晨，那個惡心的楊梅瘡，竟跳舞似地跨進棧房來，並且把一張五元的鈔票大模大樣地

放在老板手上。

「我相信，你還以為我跑了呢！」

「五塊？」

「不要慌！這一下不會少你的錢了。」

他說，他又同那個同鄉碰了頭，他底家的確確到了漢口。那同鄉還答應借錢給他。

「瘡也該醫一醫啊！」老板關心起他底瘡來。

「自然！打九一四——那個醫生好？」

這一下，吵嚷是少了。可是還是叫人得不到安靜，他簡直得意忘形了！一天跳上跳下，九一四不離口；並且，還對誰都要提出打洋鬼子的事來討論。

「我們為甚麼不開去打呢？讓牠亡國麼？」

「你底國在那裏啊？」胖子諷刺地問。



「難道你是住在外國麼？」

「不是！麻子底鷄毛店！」

「算了罷！這些都是鬼話啊！」我發起脾氣來，一個人跑到街上去。

這時，我已經三個月沒有職業了，店賬半月未付，再過一月，快要逼得人上吊了！或者被老板趕出棧房，像一頭無家可歸的病貓，在馬路上，在巡捕的吆喝底下徬徨，找不到一平方寸大小的遮露水的地方。

唉，泥水匠，寫字生已經得到兩次警告了！而他們還呆癡癡地在聽那流氓瞎吹，夜裏，這糊塗蟲還在瞎扯，我氣了：

「算了罷！我請求你們！」

「你閉了耳朵好啦！」排字匠向我刺了一嘴，又繼續問下去：「那爲甚麼呢？」

「爲甚麼？你是中國人啦！」楊梅瘡回答胖子。

「就這樣麼？」

「還有，你有聲家性命吶！」

「放屁！我底婦人，兒子，在前年就拖死了！說不定那一天，我也要馬路上完事！放屁放屁！」在一邊沉默着的泥水匠，忽然像火烙着脚背似地叫罵起來。

「喝！好大的氣！」

「我們是氣大啊！流氓！」我聽不慣他冷聲冷氣的口調，竟不自覺地站在泥水匠的一邊了。胖子也嚷道：

「想是同三姨太一搭貨啊！快收拾起罷！」

不知道是故意氣我們，還是楊梅瘡把他癢昏了，第二天，他竟在那裏撿了幾張學生仔的傳單來，一字一字地讀！

幸好！在幾天以後，老板替我們把他罵得一聲不響了。

「已經十五天呀！」老板咬緊牙齒吼。

「我，我……」扯誑的嘴遲頓了。

麻子于是指着他底鼻梁，肯定地說：

『限你五天——我們再沒有說的了！』

這個警告，雖說是「唔唔」地接受着，但是，此後並沒有他底同鄉來，掛號信更

是騙人的話。

『泥水匠怎樣了呢？你想。』一天，我問胖子。

『誰知道？或者真地上了吊罷？誰知道呢？』

『你們說上吊痛苦，還是跳水……』楊梅瘡竟澀澀漠漠搭起野白來！

『都痛苦！只有楊梅瘡最惡心！』

他翻起眼，很可憐地瞪了胖子一眼，不聲不響地把頭低下去。

確實，他底瘡已經害得不成樣子了，腦頂毛快落完，臉上堆着烏黑瘡疤，嘴角下

拖，一夜裏只聽見抓搔，人是嫌于接近他了。

于是，我又向他勸告：

「你試吃一吃豬苦膽看。」

然而不管怎樣說，他却只是搖頭，我也就再懶得提起了，終日忙着找自己的職業。

就在昨天，這個流氓又突然不見了。老板罵女人沒長眼睛，女人扯着五歲的小女兒，全個棧房像一大鍋滾水了。

「這一回準跑了！」排字匠說。

「不要急！到明朝才能定。」寫字生提出前一回的事來安慰老板。

我想，排字匠一定猜對了。不然，怕九點鐘了罷，爲甚麼還在嚷呢？

我再翻回身，可是不能躺得舒服，也不想再睡了。于是打了一個呵欠，爬起來。

老板夫婦到灶房裏去了。排字匠閉緊着嘴在補褲子。寫字生是照例跑到甚麼地方看報去了。

「怎麼，也說疲了麼？」

「嗯……嗯……」

顯然胖子沒有注意我的話，我也便懶得再提起這討厭的事了。

吃早飯的時候，老板夫婦都黑嘴馬臉的，彷彿很不滿意我們的胃口一般。寫字生沒有趕得上。排字匠底腮巴被飯菜弄得更漲了，像個吃着食物的猴猴。

我們正正經經地吃着，還沒添第二碗飯，近視眼回來了。望着他瘦臉上的笑紋，我想他一定是在報張上發見徵求寫字生的廣告了。

「唉！笑死人！這個騙子！」

他把一張報紙扔上飯桌，又接着笑嚷道：

「啊！那！那！那！簡直是個大玩笑！」

胖子把頭趕快從雪裏紅上伸過來，一看清那二號字的標題：×××愛國自殺，

就撲嗤一聲噴了我滿臉的菜飯，可是我也顧不得罵他了，我抹一抹臉，急急地讀了

下去：

「……並謂，倘能因己之一死，激起同胞愛國熱忱，則雖死猶生云云。另有一函係致其父母者，無通信地點。後經水巡兜往紅十字醫院，施用排水手術，惜早已絕氣。聞其尸體，各愛國團體已爭爲出資殮葬矣。」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此  
页  
空  
白

## 風波

幾段鄉村生活紀實

小王第三次向趙老爹請求道：

『來呀，表叔，只打二十牌！』

他底表情非常恭謹，腰脰彎着，立在趙老爹坐慣了的那前面當街，左首邊是個燒餅攤的茶桌前，好像等待敕令一樣。

但是老爹一聲不響。

『噫！三個人等你呀！』

小王的脾癩發到十足了，只得壓住刁野的慣性再央求，腮紅紅的，一邊瞟一眼茶堂裏已經有兩個賭客候着的賭攤。



老爹却更把頭偏向縣衙所在的那方去了。

小王難爲情，壞性質彈簧似的把他弄直了，一句專罵慳財鬼的刻毒話在他的嘴腔裏亂竄，這被坐在老爹左首，裹着葉子煙的「斗行」覺出，於是裝出笑臉，說：

「他心裏煩，有事哩，明天我陪你。」

的確老爹心裏有事，他像期待着甚麼，並且這期待比那去年一跌再跌的食糧的市價還使他焦灼。

他望着向縣衙去門的路，先是逃避小王的煩噪，過後他是連小王按捺着的刁野，「斗行」底紅鼻子，也忘掉了，一直盯着從衙門的照壁邊走來的王順，一個差役。趙老爹底屁股離開了油漆圈椅，一支手去摸索胯下的錢包，一支手據着灰白的鬚，向着忙跑過來的王順吆喝道：

「吃碗茶不？」

「啊，啊，換一碗！」

王順答應着，並不停步，一直去了。趙老爹用了青年時代玩斗弄秤的敏快，在燒餅攤轉角的地方止住了他。

「怎樣議的？」老爹小聲地問。

「啊，張局長還沒到，等呢，我去催的。」

「聽說有上頭的命令？」

「是呀！」王順不耐煩地回答；接着添說道，「我忙呢，待一些吃茶！」走了。

老爹回到原位上，刁野的小王已經去了。他黑着臉，眼裏溢出惶惑的光，並不瞅睬同桌的，那表示出發問的神情的紅鼻子。「斗行，」命令似地嚷道：

「喝酒——我會賬！」

又並不等待同伴的回答，接着又向街對面的雜貨攤喝道：

「毛娃！一百錢葵瓜子！」隨着苦澀的聲音，「噹」地一個當二百的銅板從街

心拋了過去。

「捶板，換一換。」毛娃送了瓜子來，說。

「捶板——老子給你換！」

老爹開始嗑着瓜子。這不是爲吃，他相信要大米飯吃了才會養人，但是時間是多麼地難得拖挨啊！他想着「捶板」，想着不好的風聲，今天的縣會議，汽車，他底心血盤算來的青青的田畝，想到世界的不成話，時間是太難挨了，他嗑着瓜子……

他實在忍耐不住了。他覺得他整塊的田已經變成一草不生的道路，在那上面，原來是……唉，許多晶亮的洋錢是被強盜從他底盒包裏撈走了……

他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勾了頸項，向着浮蔽在茶碗面上的焦碎的茶葉重重地吹了幾下，接着喝了兩大口，擄了擄鬍鬚上的水滴，用手把擺在面前的「捶板」反復地翻弄着，嚷道：

「他媽的！嗟世界啊！——捶板！簡直是想錢的方法都教他們用盡了！只是沒有叫自己家裏的么妹……」

老爹的議論同往常一樣地即刻發生了效力，許多的注意都集中在他灰色的鬚鬚上，並且都準備着說話，因為生活是太無聊賴，太清淡了。

小王最先一個走來，其次是董么毛辮，另外三四個客人則仍是坐在原位上，給這沉默衰老的茶堂撐場，只是把頸子伸長過去。

小王預備了一句打趣老爹的雙關話，但老爹不讓他開口，強着說了下去，長長的鬚子都抖動了，鼻尖上掛着一顆圓圓欲墜的水珠。

「現在又要修甚麼馬路牛路了！唉，做甚麼呢？那還不是爲幾個闊人好玩獨輪車有甚麼不方便……」

「不！么毛辮否認說；用衣袖揩一揩紅腫流淚的眼腔，像談甚麼軍國大事似地，又低聲地接着道，『不聽說是爲了五老爺家裏的小少爺些，到省裏讀書便當哩，他家胡貴說的，所以……』」

「是呀！五老爺就該活，我們就該死呀！老子亂黨鬧起來龜兒大家活不成！婆娘

給別人睡！」老爹不舒服么毛辯的談起五老爺時的態度。

「你去賣你的布罷胡說！」小王先給么毛辯一個沒趣，然後反問道：「你們知道這事是誰的主意？」

沒有誰答話，小王很驕傲地嚷道：

「陳師長！」

這時老爹向街而瞟了一眼，又望一望小王。

「爲的是打仗呀！五老爺倒樂得答應，好把現銀子運出去做大生意！聽說還要用汽車運機器開甚麼廠呢，地點都定好了，就是他家的老院子。他媽的，管他三十三，二天坐汽車到省裏溜一趟再說！老爹，去麼？愁甚麼？這樣年歲，廣廣眼界呀！」小王急口地說下去，好高興，好像身子已經坐在汽車上飛快地去了，不只是省裏，更遠些，身上帶的是一付紙牌，骰子……

老爹的心裏是不但難過，而且快冒火了，他覺得小王是在侮辱他，故意用快意

來感觸他的災難。

「去你媽的！我要看着你討口回來！」老爹終於憤憤地罵起來了，一邊起身要走；眼看他的幾十畝田已經捶平了，恰像他當前攤着的三合土的街道一樣。

小王立刻抹掉了他眉飛色舞的神情，挺起頸頸，但一種電似的機智刺透了他的愚蒙，轉而撲地一聲笑了，現出一付鄉村流氓的臉色，嚇怕似的歪一歪嘴，嘻皮笑臉地說道：

「啊，我忘了！路會開在你的田地上的。好罷，我去叫張老五不要修——可是我想到外邊去，大量點罷！」

他防避着老爹的反攻的毒罵，不等誰接着一口氣，很氣派地，沒有使自己的話語斷氣，大叫道：

「胖娃！拿個混糖餅子來，要脆的！快！」

趙老爹開不得口，讓他紳士似地大搖大擺去了。

他走到賭桌邊，把搖骰子的盃盤罩在手掌裏，像故意要使老爹聽見，再氣他一個夠，吆喝道：

「一切如願，給老子來個雙紅！」

「呀，啊彌陀佛！」他慎重地揭開盃蓋，狂跳起來。么毛辯笑說他是在跳亂壇，然而趙老爹已經背抄着手到街的那頭去了。

小王跳向階邊，做出要追跑去的樣子，向那晃着引人荒涼的背影嚷道：

「一道去！老爹賣十石谷就夠了！」

老爹並沒有起一點反響。小王覺得臉上有東西爬，便率性躍到街心去，大聲地吼：

「讓開！汽車來了，趙鬍子啣……啣……啣——吓啣……」

張機匠坐在堰溝邊一株馬桑樹腳下，兩手抱着屈向胸脯的腿，心裏感到厭煩。

這厭煩，比他第一次聽到甚麼公產公妻還厲害，因為那究竟還沒硬幹起來，也許是人們的胡說罷，而現在，自己的田上已經明明白白躺着兩條被馬路局劃上的粗大的白線，却是千真萬確的。

他將只剩靠李大監那塊大田和三塊不像樣的旱地了！他覺得全個鄉村，廣遠的黃色的田野都煩燥起來，高據在瘦長的樹上噪着的喜鵲，聽來也像是鬼東哥在叫，天上的凍雲一塊塊鉛似地壓在他的心上，他吐了一口濃痰，罵道：

『嗟世道啊——瘟喪！』

他撐起身來，去趕開那跳下麥田的牛。

又重新坐下，兩個手掌捧支着下巴，因不安而充血的眼，似看未看地瞟向渺遠的田野的邊際，那裏模糊地籠着煙雲。

他被一種虛弱的宗教情緒所占有，——然而，他突然又想起兒子的不成器來了。



「別人養兒，我簡直在養老子啊！」

他覺着一切都是兒子的不好，他們只知道穿吃……然而，米是比二十年前貴了多少倍呀！並且，唉，他的三十幾畝田地快要被歪人剷平大半了……

二十年前，他是和平而愉快，種地織布，用明火鎗打野鴨，在昏黃的菜油燈下讀八仙傳，好像慾望已經離開了他的生活和想念，冬田裏的水似地活着，但忽然，鏡樣的水面波動了；這是那兒拋來了磚頭土塊呢？憶想的迷惘被焦灼的暴風吹散了……

「爹呀！吃飯囉……呵……哈……」老三在嶺上叫。

「他媽的抽氣吶！」

機匠唾罵着，撐起身來，兩手拍拍地拍着枯瘦的屁股，牽着鼻子伏伏出着白氣的牛，去了。

濃霜醮乾了的田徑在脚下扎扎地微響，屈股上的煙盒子搖來搖去，那牛更用

力地噴着氣，頭上呆掛着的白晃晃的天空，這使老機匠想起他垂死的妻來。

『要死又不死！瘟喪啲！』

然而，眼一瞟向烏藍天際，他又想起了妻子原先的好處來了：生了三個小孩子，把整桶的豬合食擔到豬欄去，在冬夜裏紡棉，一直做到煩噪得睡不穩的七十歲的老母親罵吵起來，這才停手……

『啲年歲啲！』

是黃蓮似的苦的年歲呀！他想着，妻是可憐的，一切都是苦的年歲的不是啊！……打仗，預征糧稅，土匪，要分田的亂黨，馬路……記起二十年前的安穩和平靜，就想哭……

他把牛繫在打麥場的玉黍架上。

打了個噴嚏，就往階簷邊走去，拏清鼻涕擦抹在一架織布機上，那布機被棄似地擺在階上，上面粘滿着雞糞同蛛網。

大媳婦穿着花標布的短衫，像預備着走人家似的從廚房門口伸出頭來，又縮進去了。

老頭子冒火了！平常，在他底概念之下的洋貨是同他有冤孽的，『爲甚麼要跟  
着城裏的婊子學呢！』

『像這樣怎麼不敗家啊！妖精！』他在心裏氣罵着。

跨進堂屋，一看，飯鉢子還沒有端出來，桌子當中擺着一碗烏黑的醃菜，三隻小雞伏在一條紅油漆已經剝落的長凳上打磕睡。

『三娃子！……飯呢？簡直在鬧官派啊！……』機匠的氣壓不住了，罵。

三娃子把飯擱在門腳邊。

『那個大鬼還沒回來麼？』

大兒子在媽屋裏應聲，跛着草履出來了。

爹看出他睫毛上還糊着眼糞，頭上包着半毛料的項巾，半節哈德門香煙夾在

耳邊上，就好像有甚麼戳着他底心樣：

『都是冤孽啊！——不敗家往那裏逃！』

兒子們知道爹是鬧吵慣了的，吃自己的飯。

『啉年歲啲！』

一切都是年歲不好！粗黑的項巾，哈德門，睫毛尖掛着的眼矢，流神像，馬路，汽車，……年歲把他往不可知的黑暗的深淵裏拖着下去了，他覺得眼前黑黢黢的……

老三想問哥哥汽車是甚麼樣子，他自己已經幻想過許多形像了，好像通不對，但是父親雖然沒有說話，臉卻沉着，像在傷心，臉也比平常更瘦小了，於是啞着，覺得自己底眼也辣辣的了。

『爹！算了罷！』老大先吃完飯，拏衣袋裏的瑞典火柴抽燃了煙，說，『矮駝子家更苦呢！十七畝地全光了！要讓開五老爺家的田呀！一個彎給他媽全彎光了！婆娘到城裏尿都給潑出來，有屁的用——』

『鬧你媽的！噯！噯！噯！老子給你娘兒母子把毛都拖落了！』聽見病的妻在屋裏呻哈，老頭子終於爆發了。

牛在玉黍架底下昂昂地叫，食桌下，幾支雞也了不得地啄出細碎的聲音，一種苦澀的嚴肅，好像已經從這破屋子爬出，伸入每莖霜醮的草，每襲鉛似的雪層裏去了。

『鬧一陣能夠好些麼！』老大覺得爹太不會想，頑固，氣了，接着說，『肥的儘肥呀？管他的，天無絕人之路！』他想着從省裏回來的汪長貴約他出門，覺得只要離開這拉矢不生蛆的地方，甚麼都有辦法。那先前被罵作光棍的汪二，不是比這壩裏的誰都鬧得多麼？能出門就好了……

恰在這時，汪長貴走了來。

這光棍，帶付黑眼鏡，藍的洋斜紋緊身，青湖縐長褲，用玉色綢做褲帶，腳還在門跟外就開起玩笑來。爹看不入眼，黑着臉不理睬，甚至往老婆子的屋裏去了。

說。

「你看甚麼馬路牛路，一家人給鬧昏了！」老大想使客人穩重一點，不自然地

「是呀！全縣都攪昏了，可是，大家以後會說好的多方便！到省裏只要一天工夫，以後更容易出門了呀！拘在家裏有屁的好處！」長貴說得口水亂跳，接着又很自滿地，懶懶地問：

「到重慶去麼？」

「省裏住膩了！春天就動身。地方熱鬧，找錢更便宜。回來住了三天，人快生鏽了，真正是！」老大是想着甚麼，憧憬着甚麼，三娃子呆呆地聽出了神，滿屋子裏全是他一人燥響的聲音，連那不知事的小雞也不開口了。

「機匠，才吃飯麼？」

長貴底連珠般迸發的話語，突然被一種枯燥的沙音擋住了。定神一看，是張善人，一個紅眼臉的老鄉約，肩上搭着脹滿糧票的大搭襖，拐着齊下巴高的煙桿，長長

的身幹冒在門邊。

「呀！善人，收利錢？」長貴望着爲煙燻黃的鬍子吼。

「甚麼！」老鄉約把大煙袋靠進門角裏，說，「那裏發財啊！」

「發財呀！」長貴又收了笑，做出正經樣子問：「五分，行麼？」

「嗯？！五分真愛信旁人的話——你爹呢？」

機匠已經縮着手呆呆地靠在門坊上了。

「喏，」善人說，一邊把搭襪攤在膝頭上翻弄着，「三十八年的，前次——你有病嗎？」

「要人死才多久啊——我情願送你好些啲！」

「真的，我都厭煩了！」鄉約用慣常的鎮靜說，把從搭襪取出的紙，手擎着，在機匠底鼻端上搖晃。

「怎樣接着呀？」

機匠沒有回答，帶黃的眼珠輪轉着。

「來個爽快呀！請你還到別家哩！」

「你想，這時候，那有現的呢？」老大插嘴道。

「想個屁！我不要了！這樣，我寧肯送你不要！完全不要！簡直是禍害啊！」

「他爹呀，倒問他田裏一年出幾回啊！」老婆子在隔壁的病床上嚷。

「是呀！還要剷馬路牛路呀！」

這樣，驟雨一般的糶糊的辯訴和叫嚷，湧着，苦滯的，嚴厲的空氣是灼得人刺痛了。善人偏着頸子，習慣地攤開手，叫着，「難道我願意麼？」「難道我願意麼？」然而總保持着他那老鄉約的鎮靜氣象。

大家暫時沉默的時候，他又攤開手嚷道：

「這是上頭的命令呀——我麼？」

長貴的流氓相的臉色是消失了，做出苦臉，用城裏人的派調搖着頭，好像是說：



「唉，你們看鄉壩裏是這樣不行了啊！」

「年歲苦吶！」

何雞婆，一個會請神畫符的人底母親，攔着多縐的嘴向張么媽嘆息了。瞟一眼涼紛攤對面躺着的獨輪車夫，她又接着道：

「真的，劫運哩！比如說，喂嘴的事已經弄得人五心不作主了，惡人些還引邪道來！你看！」說着，雙手拍着腿，好像是那可怖的邪道，自己底兒子正同關聖爺商量着抵拒的，就正在她底衣兜裏一樣。

「不是麼，只有靠天啊！」

「塔子壩又失掉兩個哩！開了車還會更凶的！」雞婆做着手勢，大聲地說，「聽說城裏的也慌了呢。人總說迷信，迷信，輪到自己的頭上，就慌了。」

「那家的？」么媽很吃驚地問，一面向自己八歲的火生盯一眼，隨即吼道：

「小老子！你屁股是尖的麼！」因為小老子跑到街簷邊去了。

「不清楚，有一個快十六歲了。」

「十六歲？你不是說——」

「唉，」雞婆不耐煩地臉紅了，搶着說，「要二十歲才算大人呀！單是五六歲的，能取多少油，成麼？」

防避么媽再問，又把話接着引開去：

「昨夜壇上說，就在帝主宮呀！——取油的地方。他們說，難怪每夜有多少火花，——」

「那是銅元廠呀！不要鬧鬧鬧囉！」車夫二毛子聽不慣了，心里又燥，於是諷刺地插嘴道。

「我吊誑麼？壇上說呀？」雞婆急起來。

「壇上，壇上，請你壇上把鬼汽車吃了罷！——她媽的人都去捉鬧官去了呀！」

他等了大半天了，一個人沒有，冷清清的，而夜裏的飯食還沒着落；他發憊地從自己底獨輪車上躍下來了。

『看呀！年歲這樣苦還不信神哩。』雞婆說得很自負，好像沒有人坐車，是因爲車夫們不信神。

『我信神！叫你底神給我飯吃罷！——』

『叫你底神把鬼汽車——』

『你媽的，老子沒生意，你倒來……』

四五個車夫，躺在自己車上的，都一齊翻身起來了，咕咕咕咕向雞婆進攻。唉，連鬼影子都沒一個，冷清清的人，通通去捉鬧官去了呀！年歲是苦啊，人感到煩燥，就是見了石頭，也想踢一脚洩氣……

雞婆嘴都給氣長了，睜圓眼睛看着這四五個被苦的年歲煩燥着的人們，參差地直立在對面的黃角樹下，好像他們已經忘掉了難於安份的食慾，捉鬧官的客人，

汽車，冷清清的，感覺，困苦的年頭……專要和她這囉唆的，仍是爲苦惱磨弄壞了的，老婆子作對，嚇住了。

不是氣，是一種可憐的同情使她顫抖着聲音接二連三地說：『我是在笑你們麼？』一面拍着屁股，離開這冷清清的三家店；到了路邊的一個沒有遮攔的毛坑前，從那裏右彎，是她家去的路，還車過身來：

『碰鬼！我是笑你們麼？人都苦呀！』

車夫們覺得自己是勝利了，但是在還能夠明白地看見顫顫的身子時，仍然是不斷地把粗野的嘲笑向那瘦小的雞婆推去；人清醒了是更煩燥呀！就是見了石頭也想踢一脚！

『算了囉！人家已經讓了呀！』么媽看不過意說。

『算了囉……』二毛子學着么媽的聲調，把烏黑的下巴往胸前斜拖着，翻了白眼，隨說，隨用圓圓的指頭去捏么媽的蒼灰色的臉蛋。

『天殺的呀！』

『捏呀！哈哈……』

『……………』

一時，這冷清清的三家店好像從惡夢中驚起，突然飽足了生氣，助威的吶喊，絕望的咒罵，一團團望着從涼粉攤邊上反躍到路當心的二毛子拋擲過來，然而他毫不感着高興，那像給蜂螫壞了的梨似的多疤的臉反轉陰沉着——年頭苦啊！就是粗野的調笑也是苦的……

『人通捉鬧官去了！她媽的！』二毛子暴躁地吼。

『早知道，今天去檢糞好了！唉！碰鬼！』一個年老的車夫嘆息說，他底頭看來只有拳頭大，戴着一頂已經滿是油垢的雪帽。

突然，喧嚷的氣息驟雨般地停歇了，重的沈悶包圍過來，用年歲底苦汁向各個  
人注射。

「媽的，恐怕只有改行道啊！」

「命裏生就八角米——」

「那你等死好了！」二毛子心裏有東西在鈍重地拱上拖下，他不滿意他底同伴，他自己，他惡狠狠地插嘴說，「鳥請你呆在這兒！」

「怪！我說我的呀怪！」那對手，一個表情遲頓的大塊頭，他正在把一個香煙屁股往旱煙筒上裝，反撥過去。

「算了啊！吵，肚皮會更餓呢！」戴雪帽的老頭兒勸。

太陽落坡了，在山谷裏，棲木林裏面，陰影已經開始活動。

「甚麼，到省裏去！我可以當黃包車夫，做雜役，粗重的泥木工，門路多呢……我不學吸香煙，鬧婊子，積錢容易啊……四五串錢一天，只要苦一點，哼——」

二毛子用粗糙的想像，粗枝大葉地圖畫着快樂的前途；他悶不住了，於是快活的聲調從老實的農民的口裏流露出來：

「哼，門路多呢！愁個屁！」

「媽的！當長工好了！」大塊頭不服氣，也高傲地提出自己的辦法，那樣子好像在說：「哼！你看我！」

「好主意！眼前呢？」老頭子問。

「眼前，眼前……眼……」

「眼前拉緊褲帶啊，木頭！」

於是人們從新悶燥起來，那由蓬亂的鬚裏淌出的『眼前呢』這問話，不絕地在各個人底腦中發響，接着，幻想的糖果也變成苦味的了。

時間已經挨黑，依舊冷清清的，沒有一點聲息。么媽咕咕着，開始收檢她底貨攤，小老子用拳頭揩鼻涕，圓睜的小眼睛望着一隻在灰黯的半空中圍着飛的老鷹出神。

春天來了，樹木開始發綠，鵲鳥們在綠葉包蔽的枝上囁叫，因為求食是容易些了。

青青的田野靜躺在晴朗的天空底下，在牠上面拖着一條很惹眼的長長的白線，那就是曾經攪得全個田野不安的馬路，現在是開車了。

在將要開車的時候，曾經發生一種謠言，很響亮地在這平靜的田野上散佈開去，說那些被人罵為旱烏龜的車夫們，要挖毀這新的建設；而且，有幾段還真的被挖毀過：抓着鋤和釘耙，噴着口水叫罵，狠狠地鬧了一通。

『一定有紅帽兒在搗蛋！』紳士們嚇得面無人色，都嘆着氣叫喚了。從縣政府到司令部一直被一根不可見的恐怕的線貫通着，於是，戒嚴，出告示，命令各段的民團巡邏，那馬蟻似的疎落地粘在一條白線上的灰色的點，就是那些保護新建設的國民了。

馬路旁邊立着短短的石樁，上面的紅字是：



「嚴禁獨輪車通行」

在某某段，在離一根石樁十步遠近的地方，有三間很小的茅棚。那是茶店，一家從離這馬路不遠的，狹小的而灰暗的舊道上搬移來的，因為就是步行的人，也貪圖起馬路底平坦與捷便來，而且，那店主更不願錐着鞋底，拂着酒娘上的蒼蠅，空瞧着那剩下的少數獨輪車夫無聊地拌嘴，淌着清口水打盹。

「輪……輪……輪……」

狂風般地，一輛黑色的汽車飛過去了，在牠後面扇起的塵埃，恰像一隻急奔的餓狼拖着的大尾巴。

一時，兩旁的行人都站住了，把頭側了開去。震耳的響聲一過，便又掉正頭頑固地望前走去，在那長的白線上，喫着塵土。



有版權

定價金圓七角五分

# 航線

沙汀作

發行  
人文

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 文學叢刊

第四集

共六十冊

長生塔	長江上	夜工	小魏的江山	里門拾記	航線	山徑	烟苗季
巴金	荒煤	蔣牧良	陳白塵	師陀	沙汀	白文	周文
童話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長篇
野花與箭	新學究	廢郵存底	白夜	崇高的母性	旅人的心	夜記	嚇，美國嗎
胡風	李健吾	沈從文	麗尼	黎烈文	魯彥	魯迅	尹庚
詩集	劇本	書信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報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三十七年十月三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0125B



文化生活出版社